



舒 著

甲

甄

編

室

雜

己卯且月  
晴山先生  
清稿

峴重  
印

檢  
印



南匯張文康

藏書

書館藏

大衍用數解

大衍之取數五十也劉歆五十相乘之說為近蓋三變成爻生數之顯於歸奇者惟一二三四成數之藏於過揲者惟六七八九而皆從五十相乘之數變化以生五十者太極也虛其一者數之原也分而為二以象兩儀總四十九策未知其孰奇孰偶也挂一以象三而奇者偶偶者奇蓋人參天地人事動而奇偶變矣合四十八而四數之得十二適象一歲之月今在兩手則有奇零故扞之以象一歲之閏餘是為第一變又再扞而成一

雜著甲上

爻積三次歸奇之數而已含一卦猶三歲而置閏也故曰歸奇於扞以象閏曰再扞而後挂此挂字疑卦之譌也既成一卦矣何以又舍扞而從過揲之策也扞所含者三畫之卦耳且未能通其變也故但數其過揲之策以為一爻視其為老為少以觀變否而不據以定卦猶之閏月無中氣不可以起秣也迨十有八變而定六畫之卦猶十九年七閏而成一章也於是變化成而吉凶可占此人所為而鬼神寓於其間故數可知也其變不可知也今以四十八策演之為表如左自下而上凡歸奇之扞左二右二左一右三左三右一皆得四為奇左四右四得八為偶

第三 劫四 餘三

變 第二 劫四 餘四

第一 劫四 餘四

右得三十六策

為老陽而其劫為四四四

含乾之象

第三 劫八 餘二

變 第二 劫八 餘三

第一 劫八 餘四

右得二十四策

為老陰而其劫為八八八

含坤之象

第三 劫八 餘二

變 第二 劫八 餘三

第一 劫四 餘四

右得二十八策

為少陽而其劫為八八四

含震之象

第三 劫四 餘三

變 第二 劫四 餘六

第一 劫八 餘四

右得三十二策

為少陰而其劫為四四八

含巽之象

第三 劫八 餘二

變 第二 劫四 餘六

第一 劫八 餘四

右得二十八策

為少陽而其劫為八四八

含坎之象

第三 劫四 餘三

變 第二 劫八 餘六

第一 劫四 餘四

雜箸甲上

右得三十二策

為少陰而其劫為四八四

含離之象

第三 劫四 餘二

變 第二 劫八 餘三

第一 劫八 餘四

右得二十八策

為少陽而其劫為四八八

含艮之象

第三 劫八 餘三

變 第二 劫四 餘四

第一 劫四 餘四

右得三十二策

為少陰而其劫為八四四

含兌之象

由是觀之一畫之中已各含一卦歸奇過揲其數與象

無不相應而包含於四十八策之中然則挂一之無與

乎歸奇明矣二三變之無取乎挂一亦明矣

唐張轅宋李太白郭

子和皆云二而程子曰去一即挂一朱子曰二三變仍

如初挂一黃南雷曰過揲已含策數無問歸奇胡滄曉

曰第一變挂一棄去不用而二三變挂一仍并入歸奇

何其紛紛乎惟蘇子瞻曰陰陽之有老少宜於揲著求之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庶幾似之惜其猶以多少論陰陽而不求之奇偶也凡弟三變後存策四九三十六也而其劫得乾象故謂之老陽存策二十九入者皆謂之七四七十二十八也而其劫得震坎艮之象故謂之少陽存策二十四存策三十六者謂之八四而其劫得坤象故謂之老陰存策三十二者皆謂之八四也入三十二也而其劫得巽離兌之象故謂之少陰觀上表自明至多少之說見於儀禮士冠禮疏云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坻錢坻錢則八也據此蓋多即漢以後用錢代著之法以有文一面為少以其羈為多其所謂多少猶算家云正負於揲著之法無與而沈存中輩喋喋論之陋矣

說豫一首寄曾宮保

同治三年夏四月浙江巡撫曾公方圍攻金陵亟圖破

雜箸甲上

三

城未得策而病節相湘鄉公命公子劄剛筮之遇豫之八文虎賀曰此司空季子所謂居樂出威之卦也貞疾之占既明示之且其彖曰利建侯行師其必大得志也越兩月而大功成而撫軍以病請假神矣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不其然乎夫豫之為豫先憂而後樂者也坤為眾於下而震動於上其傳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建侯行師者當之矣然惟九四為震之主以一陽御五陰合眾決謀亟起而乘之其占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由之言用也用豫之道雷出地奮也而其初曰鳴豫凶明陰柔在下未可自以為豫且謙豫反對謙可鳴豫不可鳴也其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柔順中正靜

以待動憂悔吝者存乎介也其三曰盱豫悔遲有悔盱者憂也進退之際習乎樂而忘憂則憂將至悔也然滯於憂而不敢進則亦悔也其五曰貞疾恆不死三至五有坎象爲加憂爲心病三在下故曰盱五乘剛故曰疾矣然柔而得中又本震體恐懼以致福有恆久之道焉其上曰冥豫成有渝无咎坤靜宜守震動宜變渝之言變也豫不可極其退而暫休乎蓋易教人以處豫之道也於初與三若戒之於二若勉之於五若慰之於上若恤之知乎此其斯爲善處豫矣公之攻城也謀未決則固持以待其敵非介石乎謀已決則率眾以急趣非盻簪乎臨事而懼弗失其時無二悔矣成功不居無少見

雜箸甲上

四

於顏色豫而未嘗鳴也无妄之疾將爲六月之息則合於五之貞與上之无咎矣抑嘗三復於孔子之贊六二乎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以爲知幾其神何與人之生也日在幾中莊生所謂游於羿之彀者也六十四卦獨於豫言知幾知幾而後能處豫曰上交下交則凡持躬接物視此矣不諂不瀆介石之貞也見幾而作順以動也微彰柔剛莫非幾也惟靜而能守者知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可以建侯可以行師可以無鳴豫之凶盱遲之悔可以貞疾而恆不死可以冥豫而成有渝皆所謂順以動也而獨發之二者二爲體四爲用也竊謂公於處豫之道得而兆見於筮則所謂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也故復推孔子贊易之意而獻之

琵琶二十八調攷一

曩讀歛凌氏次仲燕樂考原論唐宋燕樂出於琵琶琵琶四弦合宮商角羽四均均爲七調故凡二十八調心竊疑之然疑燕樂七角調不用正角而借變宮當次羽後何以在羽前又其言曰琵琶首弦卽琴之第七弦其末弦卽其子聲名爲黃鍾而實皆太簇其二弦名爲太簇三弦名爲姑洗而實皆應鍾則更自相抵牾依宋人以字配律則首末兩弦其黃鍾邪則散聲當爲合字其太簇邪則散聲當爲四字二三兩弦其太簇姑洗邪則散聲當爲四字一字其應鍾邪則皆當爲凡字若依凌

雜箸甲上

五

氏以字配聲則首弦宮當爲上字次弦商當爲尺字三弦用正角則當爲工字用變宮則當爲乙字末弦羽當爲四字今正宮調散聲首末兩弦皆合字固合黃鍾之律而次弦上字三弦尺字則皆不合設謂不當執正宮調爲據則合於何調邪且論調不以正宮爲首又當起何調邪夫大不踰宮細不踰羽據五正聲而言也徵羽之數大於宮所以通旋宮之用也宮爲中聲徵羽在前商角在後宮居其中亦所以尊宮也白虎通言弦爲離音盛德在火其音徵故弦音首徵管子言五聲之數起於倍徵自古然矣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用其倍度爲濁徵而俗工以其聲最大切爲黃鍾隋鄭譯已有林鍾

之宮應用林鍾爲首乃用黃鍾爲首之疑蓋傳譌已久  
宋楊守齋始審定琴之第三弦爲宮明鄭世子樂書始  
言琴大弦爲徵我

朝律呂正義及通州王氏坦琴旨始推闡極致而弦音  
首徵之理大明於天下凌氏謂正宮一調不足以槩他  
調彼自挾其所見牢不可破抑知證之琵琶而說仍不  
可通邪然蓄疑幾三十年終無以自釋日偶繹律呂正  
義續編琵琶生聲取分之法意其與琴理相通而案之  
仍扞格子夜臥不成寐展轉間忽憬然悟琵琶四弦實  
當琴七弦之用理本明顯嚮者乃如鼯鼠之入牛角而  
不能出可笑也

雜箸甲上

六

琵琶二十八調攷二

何謂琵琶四弦當琴七弦之用也琵琶首弦當琴之大  
弦二弦兼倍徵倍羽也其次弦當琴之三弦宮也其第  
三弦當琴之四弦五弦兼商與角也其末弦當琴之六  
弦七弦兼正徵正羽也凌氏謂琵琶無徵弦故無徵調  
不知鄭譁明言蘇祇婆琵琶有五旦而遼史祇云四旦  
者徵羽同出一弦聲易相混羽調行而徵調廢蓋并入  
羽調矣徵調雖廢而徵弦故在後人又誤以爲宮弦遂  
無以處徵弦矣羽音在首主調而宮反隨之故曰宮逐  
羽音弦音二變不起調附變宮於商弦故曰商角同用  
然其易混猶徵羽也故至宋而七角調亦亾蓋亦并入



七商矣。若以商角分主三四兩弦，何云同用？且七角亦何至於此？蓋凌氏謂二十八調本出琵琶，是也。謂琵琶四弦適合宮商角羽四均，非也。謂首弦爲黃鍾，爲太簇，可也。謂中兩弦爲應鍾，不可也。請依正義生聲取分之法而析言之，如下篇。

琵琶二十八調攷三

琵琶各弦通長二尺一寸六分，命爲子分。用三分損益法，順推七聲。子分下生得一尺四寸四分，爲未分。未分上生得一尺九寸二分，爲寅分。寅分下生得一尺二寸八分，爲酉分。酉分上生得一尺七寸。六六爲辰分，辰分下生得一尺一寸三分。七七爲亥分，亥分上生得一

雜箸甲上

七

尺五寸一分七爲午分，是爲七正律。又以通長爲午分，用四開三因法逆推之。午分下生得一尺六寸二分，爲巳分。巳分下生得一尺二寸一分五爲戌分。戌分上生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卯分。卯分下生得一尺三寸六分六八爲申分。申分上生得一尺八寸二分二五爲丑分，是爲五變律。合七正律五變律爲十二分，各加半聲，共得二十四分。中去丑午亥三分及丑午辰申戌亥六半聲，共九分實十五分。以配四相十品，則子分爲全度，寅分爲第一相，卯分爲第二相，辰分爲第三相。巳分爲第四相，未分爲第一品，申分爲第二品，酉分爲第三品，戌分爲第四品，子半爲第五品，寅半爲第六品。

卯半為第七品已半為第八品未半為第九品酉半為

第十品案正義以辰半為第八品已半為第九品未半

戌半為第十品申半為第十一品酉半為第十二品

有十品不用辰申戌三半聲之分而空其第三相第

二品則又去辰申二分每弦止十三聲而已乃命首弦

全度為黃鍾配合字為仲呂之倍徵以次得七徵調廢

不用其轉弦則全度為倍太簇配四字為仲呂之倍羽

即正平調以次得七羽調命二弦全度為仲呂配上字為宮

即道調以次得七宮調命三弦全度為林鍾配尺字為仲

呂之商即小石調以次得七商調其轉弦則全度為姑洗配

一字為仲呂之閏角即小石角以次得七角調七角皆借變

命末弦全度為正黃鍾其轉弦全度為正太簇皆如首

雜箸甲上

弦由是觀之則二十八調實以仲呂一均為首試於其

空相空品之位徵之猶識曲者辨於乙凡之位也不能增減不可移

易而徵羽先宮與琴同軌凌氏乃執首弦為宮之成見

以詆王說抑亦固矣

琵琶二十八調攷四

二十八調不起於黃鍾而起於仲呂何也此亦以林鍾

為黃鍾之故也林鍾為黃鍾則仲呂居黃鍾之位彼以

合字配黃鍾上字配仲呂蓋亦覺其誤矣習非成是不

能遽變而於配字微見其意若曰合字之配黃鍾非黃

鍾也乃黃鍾之倍徵也上字之配仲呂非仲呂也乃黃

鍾之宮也琴之第三弦亦本黃鍾而相沿為仲呂說見前明乎此而可無疑於

二十八調之起仲呂矣曰七角調不用正角而用變宮何也曰嚮亦嘗疑其故矣近讀通典開元八年趙慎言奏大唐土德王請於三大祭去角調意因此以角聲所生之變宮代之於是燕樂因之相沿爲例而忘其所自始矣曰丑午亥及辰申五分之不用何也曰非不用也聲絳則復近似則亂宋人所配大呂太簇同四字故用太簇則不用大呂矣夾鍾姑洗同一字用夾鍾則不用姑洗矣夷則南呂同工字用夷則則不用南呂矣無射應鍾同凡字用無射則不用應鍾矣蕤賓介仲呂林鍾之間配以勾字尤上下相混用仲呂林鍾則不用蕤賓矣自黃太夾仲林夷無七律外其五均皆爲中管如用

雜箸甲上

九

中管則不用者用而用者或不用矣夫律有十二而一均祇用七聲蓋亦去其絳復易混者耳一變調間而遞及各律迭爲用舍此旋宮之所以不窮也曰沈存中筆談說二十八調用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均張叔夏詞源亦以太簇一均爲大呂之中管今用太簇而不用大呂何也曰姜堯章大樂議說七均有大簇無大呂其所作越九歌蔡孝子篇以大呂羽爲中管般涉調是以大呂均爲黃鍾之中管而太簇爲高宮矣堯章精於聲律當非錯誤存中叔夏或不免道聽然大呂太簇本同用四字用太簇則大呂爲中管用大呂則太簇爲中管此所謂迭爲用舍也

琵琶二十八調攷五

二十八調謂夾鍾宮曰中呂宮謂林鍾宮曰南呂宮且  
既有正宮而別呼無射宮曰黃鍾宮則皆差二律何也  
曰考原言琵琶大弦即琴之第七弦本太簇而名為黃  
鍾則固高二律矣又筆談云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  
故無正黃鍾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  
簇之間又云下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則遞  
高二律職是之故又唐會要冊府元龜引天寶十三載  
大樂署曲名又見碧雞漫志隱居通議云太簇商時號  
大食調太簇羽時號般涉調林鍾宮時號道調林鍾商  
時號小食調林鍾羽時號平調黃鍾商時號越調黃鍾

雜箸甲上

十

羽時號黃鍾調中呂商時號雙調而宋人以大食調為  
黃鍾商般涉調為黃鍾羽道調為仲呂宮小食調為仲  
呂商平調為仲呂羽亦名正平調而別稱越調為無射  
商黃鍾調為無射羽雙調為夾鍾商皆差二律則沈說  
為有據矣曰隋志言鄭譯因蘇祇婆琵琶推演為八十  
四調何以後世祇二十八調曰蘇祇婆琵琶有五旦旦  
作七調本三十五調也譯更立七均則兼二變以旋轉  
於十二律呂之間為八十四矣夫以四弦備十二律呂  
之用轉弦移柱漫則不成聲緊則易折且繁複錯雜苟  
且遷就徒亂人聽不可以傳久究之并此三十五調亦  
廢其七蓋至於宋世而所謂二十八調者僅存十七宮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半	丑半	寅半	卯半
一相	二相	三相	四相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徵太 鍾林	徵夾 則夷	仲夷	徵仲 射無	徵林 鍾黃	徵林 鍾黃	徵南 蕨太	徵無 鍾夾						
平羽 調高	呂羽 調仙	仲夷	鍾羽 調黃	涉羽 調般	涉羽 調般	調般 涉高	呂羽 調中						
宮南 呂宮	宮仙 呂宮	夷宮	宮黃 鍾無	宮正 黃宮	宮正 黃宮	宮高 太宮	宮中 夾宮						
指商 調歌	商南 鍾林	無夷	調商 越射	石商 調大	石商 調大	調大 石高	調商 雙鍾						
指商 調歌	商南 鍾林	無夷	調商 越射	石商 調大	石商 調大	調大 石高	調商 雙鍾						
徵太 鍾林	徵夾 則夷	仲夷	徵仲 射無	徵林 鍾黃	徵林 鍾黃	徵南 蕨太	徵無 鍾夾						
平羽 調高	呂羽 調仙	仲夷	鍾羽 調黃	涉羽 調般	涉羽 調般	調般 涉高	呂羽 調中						

雜箸甲上

土

丑

子

全度黃

徵呂仲

太呂仲

平羽正

仲宮

道調宮

林仲

商呂仲

姑呂仲

石商小變宮

黃呂仲

徵呂仲

太呂仲

平羽正

合四

徵羽

上四

尺四

工四

合四

徵羽

荅艾譜園書

梅夏濕蒸起居何似兩次承眎課作塵宄堆積久稽裁  
荅為歉論允征一篇謂孔傳是而經文增季秋為非自  
鄙人言之偽古文固非而偽傳亦未必是其誤蓋自杜

雜箸甲上

三

元凱始史記夏本紀引允征序與今本同但云羲和湏  
淫廢時亂日而已春秋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左氏傳大史引夏書辰不集于房四句杜注云逸  
書其時偽古文未出故也而訓集為安訓房為舍曰日  
月不安其舍則食夫日月相去遠闊因月在日下人目  
見其蔽日故謂之食此論出自後人杜所未知不安其  
舍云者蓋以為同舍相陵爾而解辰為十二次之辰解  
房為次舍之房然則次不集于次乎作偽古文者承其  
誤又見太史云過分未至遂增季秋月朔句攬入允征  
篇夫夏之九月日月會大火之次房屬大火謂之季秋  
可也大史明言當夏四月則夏之孟夏安得謂之季秋

且夏之季秋又安得謂之正陽之月邪偽孔傳云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蓋與杜義同而訓集爲合云不合卽日食夫日月合食盡人所知不合而食振古未聞而孔冲遠方且漫爲之釋殆疏體然與然則辰不集于房果何謂也曰天子日視朝於路門之外辰者視朝之辰也房如今僞朝房者亦曰朝堂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天子視朝則羣臣辨色而入趨伺於此所謂集也大史曰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杜注辟正殿過日食時正義引近世儀注天子辟正殿坐東西堂百官坐本司蓋天子罷朝羣臣皆罷故不集于房以重天變下云樂奏鼓祝用幣史

雜著甲上

古

用辭則救日之事古今禮雖未必盡合而大略相同故引夏書以證之辰不集于房此人世君臣遇災戒懼之禮大史述之以諷昭子不然日食之變而徒瞽瞍夫庶人之紛紛邪書闕有閒是否允征之文不可考而季秋月朔四字其爲僞撰攙入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源於集解之誤解也閻百詩以授時時憲二秣推算允征之文事事不合斷古文之僞夫史記不著其和以前年秣劉歆損夏益周不足徵信竹書所紀荒謬無稽且多後世附綴皇極經世鑿空推衍何從求合置之不論可矣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大史言之鑿鑿而以今術上推是年十月建甲戌朔入食限乃非六月疑歲前誤



多置閨故積差而前春秋所書祇仍舊史非止一端足  
下窮經好古姑以相質餘篇議論皆平允嵇康與山濤  
本忘言之契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蓋隱以  
紹託濤康在魏無國士之知其死中鍾會之譖文帝尋  
悟而恨之後濤借紹才而薦之武帝不次而用之紹之  
死難豈不足以厲臣節亭林之論別有寓意不必泥也  
弭匪之策難言之卽盡善亦徒說耳茲竝奉繳溽暑游  
熱惟箸述珍攝

復謝幼伯

久疏文字日困陶陰帝虎閒讀諸大作一往清利理達  
辭舉胸膈爲之一快而時有若失之多者竊謂古文宐

雜箸甲上

五

從簡質意少辭多而過於敷衍卽近時藝不揣檮昧閒  
論一二附卷中至說詩數則固不失以意逆志之旨皇  
矣天立厥配尊意謂卽文王克配上帝之配正與呂氏  
讀詩記引程氏歐陽氏說同又引朱氏云天以其德可  
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則朱子初  
解亦如此其序讀詩記所謂少時淺陋之說蓋卽此類  
後作集傳以爲太姜則因毛鄭以爲太姒而遷就之集  
傳解因心則友謂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  
故詩云然據讀詩記所引則係長樂王氏之說甚爲鄙  
淺不知朱子何以取之而又遂以爲己說烈文孔疏以  
爲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據

此疑所謂烈文辟公乃成王歸德於周公之辭載見之  
烈文辟公亦如此則又疑離詩之辟公亦謂周公故孔  
子舉此以深誚三家然出臆說未經攷定因辱問聊發  
之耳若載之爲始則毛傳不可易矣夫經義淵深如海  
近世諸儒以其非常之質博極羣書力闢榛梗猶多未  
達何況鄙人敢言經學向固妄有意於此亂後久置之  
矣足下年富力强既喜談經宜捐棄一切并心壹志以  
爲之而其道當從爾雅說文入蓋古人訓故名物不盡  
與今同不可執後世語言文辭以概古人也誓說不足  
舉似惟惠教不宣

復劉伯山書

雜著甲上

六

承示論語子罕篇緼袍章集注此衛風雄雉之詩詩字  
纂疏本作篇謂趙格庵所見係朱子原本當以篇字爲  
是因舉學庸語孟釋詩皆備某篇爲證僕攷之有不盡  
然者朱注於經文有詩云詩曰者其釋之例皆云詩某  
某之篇不云某詩以向上已有詩字也惟此不忝不求  
二語經文無詩云詩曰字故釋之云此衛風雄雉之詩  
如欲備篇則當云此詩衛風雄雉之篇今句上不著詩  
字故不云篇此於語勢已足自不必詩篇沓見也憲問  
篇擊磬章深則厲淺則揭注云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  
之詩也正與此同而顏淵篇子張問章誠不以富亦祇  
以異注則云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者蓋以此二句

錯簡與上文義不相應故少變其例至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章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則以閒雜孟子語氣故又變其例云小雅伐木之詩云云以分析之此皆經文不著詩云詩曰之例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縑袍章實與擊磬章一例不伎不求二句自爲一節故但云此衛風雄雉之詩深則厲二句連上荷蕢語爲一節故既釋其文又別之曰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正見朱子精密處要之俱與它處有詩云詩曰字者不同纂疏本作篇安知非偶誤如作校記固不妨存此異文今但刻本文似可毋庸更改幸再審之

尊意謂格庵本親得之於朱子而通志堂本纂疏依宋

雜箸甲上

七

本翻刻必無誤者然公孫拔之譌公孫枝王伯厚在當時所見已然今纂疏本亦同則宋本不能無誤而纂疏亦不能異於通行本也錢竹汀少詹所舉集注避欽宗孝宗諱字今本纂疏有改威作桓改謹作慎者則通志堂本亦未可據矣

復劉融齋宮允書

承惠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佩服之至自來言諧聲者詳於疊韻少言雙聲自大箸啟之至以欵意烏子攝一切音分析條理曲盡其致敝郡青浦沈學子先輩因論華嚴字母嘗悟及此世有韻學驪珠一書其切音皆收匣影喻三母意取沈存中所謂聲中無壘塊也然竊

謂度曲本主長言曲折轉合宐有首有身有尾如今之水磨腔有一字數聲者不特三合四合而已非若先生此書專論切音則但出音收音宛合而已足也古人分韻以東真陽耕等鏗鏘之聲爲陽啞者爲陰而今曲家則以重實之聲爲陽輕浮之聲爲陰北曲又反是其實此可謂之清濁而不可謂之陰陽大箸亦既言之矣夫氣輕清者上浮爲陽重濁者下凝爲陰聲則輕而浮者濁重而沈者清故不可以陰陽言猶之十二律呂長者聲濁而低短者聲清而高然大呂之管短於黃鍾而長於太簇夾鍾之管短於太簇而長於姑洗初非以長短分陰陽也古陰陽兩部竝有清濁而實不以清濁判陰

雜著甲上

六

陽殆周德清輩誤會耳續筆蒙賜署首甚感奉呈小萬卷樓叢書二十冊校勘疏漏處條示之

荅楊見山都轉書

客冬兩奉手教適遭室人之喪春夏來又以遷居郡城摒擋細瑣久稽裁荅爲疚子高所輯管子校正及身授刊金陵書局於近世諸家采掇甚廣獨未及大箸想副墨無存矣來教論牧民篇之錯字問字乘馬篇之天字八觀篇之捐字侈靡篇之家字敬聞命矣惟七臣七主篇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尹注佞謂佞詐也背理爲私以佞詐訓佞古未之聞蓋其本佞譌作狡然狡字亦無劉氏知佞卽交字乃意反字爲友王氏從之竊謂

此倭乃交接之交如上交下交左交右交際之類與  
交友義稍別古蓋祇用交字後世作倭故疑反爲友之行誤倭字屢

見明法解明法篇蓋管子一書專重法制禁令隋志入

漢志入道家蓋亦史明法篇及解極論君臣不守法令

之敝正與此篇侵主侵臣之說相表裏文辭不及引契

勸自見好倭句來教引作好倭反而行私倭字似承韵

會之誤段注倭下已辨之句末無請字豈別有據本邪又此篇

首論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俞太史云

當作比是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王氏讀申爲信

竊謂申古作申與明字形近而譌明法篇云所謂治國

者主道明也明法解云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

雜箸甲上

九

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卽此篇任勢

守數之意下文亦屢言明主而續明二字尤爲塙證申

主信主他處未見他書亦未見也管書本多埶益又錯

誤不可悉理一知半解無當攷證聊獻所疑兄好學深

思兼得大賢之傳所校諸書必有心得亟宜彙寫成帙

以爲道古者津梁先睹爲快承惠賢昆弟詩文彙吉光

片羽正不在多讀新樂府深入漢魏闢奧雖閒有模擬

之迹要非明七子所及也所居在松郡東門外頗有園

林樹木攜來書籍大都局本然亦足自虞敷門不出未

免風雨雞鳴之感惟時通尺素以當面論

與熊蘇林書

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  
超步商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初學者  
茫然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  
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  
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  
積同句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  
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爲簡易衡  
齋亦當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奭軒少廣正負  
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  
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稠疊之數本無  
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

雜著甲上

三

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  
諱其姓氏反唇相稽得毋褊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  
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  
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  
之多少卽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卽天元正負相消  
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  
隅稠疊之位實賴借根方之幾真數幾根幾平方幾乘  
方而益著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  
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少則盈朒有迹  
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之正以  
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

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

正數多

則變彼之負而為正謂

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朒

負數多

則變此

之正而為負謂負非朒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

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為異異其法也賂

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

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弦與殘周求矢圍徑截積求矢二

術元艸竝以天元除太極得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

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然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

為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為

五層即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為積太下一層

為元太為方元為廉元自乘為隅蓋以降二位為升二

雜著甲上

三

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問得式

幾層為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為元為太賂氏

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位然五層之式與李無異苟明

其指不必別擬細艸矣方程五家共井一術梅勿庵譏

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為虛率而不能斷其丈尺又七

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

皆可以五等之繩相借而及泉此條雖出九章然立法

之疏不必為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

十一為井深率七十六為戍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

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即分寸尺丈又何

不可以七十六命之賂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為率

不可以七十六命之賂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為率

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指也夫人  
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  
有古法以爲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爲之推  
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塙能發揮隱伏  
而於近世諸家詆謀已甚將獨尊其師法與抑主持古  
法而過之者與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  
聊以管見質諸足下幸惠教之

與席晦甫書

宣夜絕無師傳疑本但有其論未嘗立法晉志述郗萌  
之說所謂天了無形質及眼脊精絕云云卽莊生天之  
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意然七政運行自

雜箸甲上

三

有常度而謂遲疾任情則無從設算宐其不能立法也  
向讀羅茗香續疇人傳亟稱許氏宣西通以爲必有精  
微之論今承見示則殊不如其欲見之意何也天體渾  
淪旁薄至高至大何從而知惟日月星辰有行度可見  
見日月星辰卽以爲是天云爾然古來術家隨時測驗  
順天以求合小不合則增損之大不合則更張之無一  
定也其立法之根古人謂之綴術今夫數散而無紀必  
有所附麗而後學者得其貫弗著策鍾律九重天十二  
重天不同心小輪橢圓之類皆是也西人之言天亦屢  
變矣彼豈真以天爲如是哉果以天爲如是則一定不  
移何以忽爲九忽爲十二忽爲不同心爲小輪爲橢圓



紛紛更置哉蓋亦管窺蠡測隨時修改以求密合耳不然天本渾圓輪體何箸日亦渾圓輪軸何穿西人不若是之愚也夫得魚可以忘筌而非筌無以得魚得兔可以忘蹠而非蹠無以得兔許氏知七政有高下盈縮而欲去諸重天諸輪之說是舍筌而求魚棄蹠而逐兔也其何從立法乎諸重者高下之根諸輪者盈縮之根謂之假象可也遽執此而欲窮其輪軸所在則易偁天垂象中庸偁日月星辰繫焉果孰綸之繩而孰緝之絲乎吾見西人之得魚兔也自若而許氏則徒束手而議其筌蹠耳及閱易確更有可異者莊生偁易以道陰陽傳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說文引祕書日月爲易其義甚精

雜箸甲上

三

其轉而爲難易之易者日月人所共見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許氏以從日從勿勿爲物字支離蔓衍幾於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至解易字爲乾示人易之易則昧於本義假借之別矣十圖本於太玄九圖本於乾鑿度宋人名之爲河圖洛書遂附會爲易範之原是非蠶起近儒辭而闢之使各歸其本斯亦已矣許氏偏取九圖謂點卽圖數卽書已無徵據至以中五爲徑四正爲圓周四維爲方周而方周用并圓周遞加尤自相矛盾夫自中國至歐羅巴相隔數萬里自古至今經算師凡幾而圓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之數若合符節可謂至精之詣許氏乃曰吾不假籌策虛空冥悟

而駕乎諸術之上是真上聖之智邪割圓之術設半徑爲千萬以內容外切屢求句股漸近圓邊其一下小餘又十餘位然則觚楞之處卽有微差亦當在小餘而許氏率圓徑一周三一五一九〇七至十萬而已差有是理乎秦道古環田三積術本於張平子劉徽已辯之錢漑亭談階平拾其唾餘詫爲心得其實無裨於算學許氏顧以其率數相近引爲奧援誤矣大衍之數眾說不一竊以天五地十相乘爲近蓋歸奇之數惟見一二三四過揲之數惟見六七八九而含蘊於五十中則所謂太極也許氏以周徑附會則不倫實甚且句竊股竊相并卽弦竊方五斜七乃其麤率蓋五十開方有所不盡

雜箸甲上

丙

百顧謂斜竊四十九不盡故五十去一何其拙於算邪揲著古法不可攷而以相傳之法合之繫辭大約無甚乖悟許氏別創新說以四十有九卽挂一聖人之言乃顛倒若是不待辯而知其非矣凡此皆其持義之犖犖者它未暇論也如許氏者得不謂之好學深思獨惜其好爲新奇勇於自信足爲吾黨之誠敢質之足下亦欲聞其得失焉

與馬遠林書

客冬傾挹風采信名下無虛士比惟箸述萬福鄙人所患至除夕遂霍然入春頗頑健晤樸夫兄知承渥注深感深感鼎老轉眎沈學博四元玉鑑細草憶曩在杭州

時尊師碩甫先生曾及之後間甘泉羅茗香亦箸細草已剗刷行世求之既久歲甲辰夏阮文達公始以寄贈推闡詳至糾謬拾遺有功於算學甚鉅匪特爲漢卿諍臣而已今讀學博所箸固與羅君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君細草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學博所演獨與術吻合此則勝於羅君者惟左右逢元第一問空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第二問空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弟二十問空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弟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而方廉諸數竝異羅君疑爲術誤學博於此四條皆無細草而云草見廣異今檢卷末

雜箸甲上

五

無廣異豈別有專書邪書中商功修築弟二問脫去八行撥換截田本十九問脫去末三問四象朝元弟二問屨入三才變通之末至於算式位數舛誤不可枚舉偶爲簽出不及百一蓋四元位置已餘而天物地人相乘寄位夾縫尤易淆亂豪釐千里非一一演算末由周知也明靜庵割圓密率捷術用疊借諸根暗合四元之法但一根又一根稱名易混李壬叔以意創爲置太極於一隅而以四元如積諸廉依次分列旁行衰上縱橫相遇較舊法爲明顯且免剔消之餘近西人新譯代數只用記號似亦便捷苟會而通之不直爲四元別開生面且立元可不限於四也然鄙見以爲入算之用天元爲

多其雜糅隱伏者御以地元足矣三元以上皆過爲紆曲以發難題謂極算術之奇可也以言實用則徒苦難心力而已大雅以爲然否學博書四冊奉繳察入尊師無恙相別二十年時時念之見時道意初夏寒暖不常惟爲道珍攝

### 復畢子筠大令書

辱書垂詢姜白石歌曲此書惟敝郡張奕樞棗本稍善然笏譜亦多錯互譌脫舊嘗尋其條理更正數處歲乙巳夏阮文達公以揚州陸鍾輝合刻詩詞本見寄屬校棗入指海陸刻板片由江氏再入於阮癸卯燬於火蒙以張本互勘則舛誤更多間世間尚有南宋嘉泰閒棗本思得一校故遲以

### 雜著甲上

五

有待今文達墓艸已宿而授梓無期甚歉然也蒙於聲律之事非有所知特好之而已三月閒舊友李壬叔從先生來松盛述先生箸撰等身尤精音學竊欣然擬謁舟次適先生訪姚丈子壽未返其明日卽間解維赴滬城以無繇一見爲恨雖然讀壬叔所眎大箸律呂元音則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琴正宮調以倍徵倍羽居前故調琴必以管色合字定首弦宋人誤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最濁空配合字遂以字譜依次分配十二律分配之不足遂又強析之於是合四之閒有下四四一之閒有下一上尺之閒有勾尺工之閒有下工工凡之閒有下凡六五之閒有下五五字之上又有緊五蓋其高

低次序與今字譜不同觀其於後律與前律同字之調不卽用高吹而別用中管知其高字非卽低字之清聲矣夫一均之中止用七律而字有不全無以成調意此十六字不過藉以記律之高下及樂工施用仍以上尺工凡六五乙相次爲調然則此十六字徒增贅縣疣而與七音相混自然自宋以來相因不改如明鄭世子唐荆川號爲知樂猶未悟其非至國朝吳修齡胡竹軒王吉途諸君始毅然以字譜歸之七音俾度曲家知上尺工凡六五乙卽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則今之樂由古之樂而以字配律之謬不攻自破今先生箸書復極論之與諸君如驂之斬矣四聲配調段安節樂府雜錄

雜著甲上

三

已箸之宋如楊守齋李易安言之尤鑿鑿此與以字譜配律同謬雖知其非而不可謂當時無此制度乃近人奉爲枕中祕若聲律之事無踰此者則真可嗤已先生推論四聲陰陽清濁謂土聲落陽便混去聲陰平不落陽卽成上聲皆深入玄奧非精詣神悟者不能道又謂後世君子不習聲律只可以辭從調工師能習歌吹轉得以調從辭誠然竊以爲以調從辭固依詠和聲之義然亦有宜以辭從調者旣填舊調則其筋節之處陰陽上去宜依仿爲之無使失調其餘有可出入者勿拘可也近世詞家矯枉過正字字必依古人拘攣束縛無復生趣且雖歌千詞如出一曲亦何貴乎其陳陳相因

哉先生論工尺記號順口作高下竊以宮商角徵羽卽  
各肖其聲卽爾雅重敏經迭柳亦然何嘗不可順口作  
高下但加二變則當別作記號耳然則既有七音卽有  
七字大招四上競氣詎非宮逐羽音之義蓋以倍羽列  
宮前羽大於宮故云極聲變也凡此皆蒙涉獵之餘妄  
有所窺測而不敢出之口者讀先生書不禁歎先得我  
心而躍然助之舉喙也而其中有所疑者先生謂周禮  
圜鍾爲應鍾函鍾爲中呂而以舊說爲非案大師掌六  
律六同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左旋陰呂  
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右旋大司樂奏黃鍾歌  
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

雜著甲上

三

夷則歌小呂奏無射歌夾鍾皆取合辰函鍾配蕤賓卽  
林鍾無疑小呂配夷則卽中呂無疑然則函鍾不得屬  
之中呂也明甚至圜鍾之爲夾鍾雖於經無徵或以圜  
丘之樂用此爲宮故有圜鍾之名鄭注近古當有所受  
且此經下文宗廟之樂應鍾爲羽同在一節不當兩岐  
其名呼應鍾爲圜鍾也竹音勻開七孔

弟七孔距第六孔係半度不勻

開此言其槩

則其中孔爲第四聲適當變徵之位固然若琴

弟七暉當全度之半爲各弦之子聲惟側調用二變以  
全弦爲變徵則七暉與散聲應至云隔七相應則自全  
度以至半半七聲迴環各如其分而不必皆當暉而先  
生於此且槩言之豈別有說乎陽樂陰樂分用律呂正

義始發其覆若唐人燕樂以黃大夾仲林夷無七律之  
宮商羽角爲二十八調其所謂角調者又非正角而以  
變宮爲角宋人因之其每調殺聲見於夢溪筆談其推  
衍而爲八十四調詳於蔡元定新書及張叔夏詞源是  
皆以律呂互用今先生用陰陽二樂正聲合倍半二均  
旋爲十四調此於旋宮轉調之理未嘗不合而謂與唐  
宋人所謂二十八調八十四調者名異實同此蒙所反  
覆思之而未喻其指者也舉世言樂者寥寥又伏處閭  
巷無所師授徒以意推究至癥結處每望洋而歎先生  
過聽人言先施手教若引爲同志者敢忘其固陋質所  
疑於左右爲奉教之地非敢有所腹誅也惟先生垂察  
不宣

雜箸甲上

无

復宋述之大令書

幻居坐雨游興索然將爲歸計矣忽騶從賁臨一時倚  
裝凶促未罄所懷至今猶悵悵胸臆孟秋次公寄到見  
惠家集仰見門才之盛媿美諸王珍荷珍荷聞嘉郡水  
災與蘇松相埒救荒無定例惟勤恤民隱者隨時隨事  
而變通之執事以通儒爲循吏實心任事實惠及民覘  
治術即可覘經術矣來教以續墨客揮犀多掇拾它書  
疑非眞本今檢全文出夢溪筆談者二十八條出冷齋  
夜話者二十條出遜齋閒覽者十三條又李主簿條見  
閒窗括異志王學士條見東軒筆錄而文小異唐龍圖

條已見前編而此復出謝泌條亦與前編謝諫議條略同來教所舉邱濬羣書方鈔引蜂螫一條在今弟八卷未嘗缺此條亦出筆談謂爲贗作誠是而鄙意猶有疑焉明商濬稗海所刻墨客揮犀十卷四庫全書提要疑其原本殘缺後人又有所竄入今攷之其出筆談者四十六條出夜話者十八條出閒覽者十二條出因話錄者三條出晉書者二條出北魏書耆舊續聞者各一條其淵材好談兵及彭淵材初見范文正畫像二條亦類冷齋夜話今本夜話及遜齋閒覽俱全蓋其所掇拾有今所未見者又續編應天鰓井條本筆談文而前編蟹泉條末云此亦應天鰓井之類句意相應語氣亦

雜著甲上

三

絕類沈存中安知非筆談佚文然則不特續編非真本卽前編亦贗作也惠洪系出高安彭氏夜話及石門文字禪屢及淵材蓋其同族淵材名凡僅見談兵條注宋史張商英傳郭天信以方技隸太史商英因客彭凡與往來蓋卽其人而厲樊榭宋詩紀事卽以淵材署名未免失攷彭乘爵里無徵惟能改齋漫錄十四云彭乘撰茅亭客話魏泰東軒筆錄載一條云彭乘爲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候秋涼卽途乘爲批荅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乘死爲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據此則彭乘之死在王琪前攷宋史琪仕仁宗朝卒年七十二琪爲王珪



從兄珪死於哲宗初立之年年六十七使琪長一歲而死於珪後亦當在元祐四年而彭乘之卒必在四年以前乃揮犀前編有曾子宣一事又及東坡在惠州事皆在紹聖初乘何從而知之其爲僞撰無可疑者是書筍錄於書錄解題蓋當時坊估託名以射利耳陶平塘集及新輯宋人遺集先奉繳艇齊詩話容錄副續繳撫字賢勞况茲灾歲惟爲民珍攝

復丁友雲郡丞

客冬鹵鹵就道未遑捐別至今爲歎抵舍以來三經弦望敝鄉荒陋制藝而外少可語者新正敷戶養疴以書自遣而已前承惠教所續火藥礮子遠近表自三錢六

雜著甲上

三

分以至五錢五分其加差與西人原表理合而五錢六分以後似失其意蓋火藥與礮子其力相迸而發故能及遠而火藥漸增礮子之力以漸而減迨抵力不勝火藥之力則不惟不能及遠且或至於炸裂繹原表火藥一錢與一錢一分之遠近其加差之較數爲三五二而一錢一分與一錢二分其加差之較數爲三四四兩數相較其減以八自此以下其級相同歷四十四次減至五錢五分而較數已盡則五錢六分以下宜仍依級上減加差之數其數爲一四三二六二四而續表誤減爲加則非原表之意也今以拋物之理證之人力愈大則物去愈遠固也然必其物質之重者而可物質太輕則

人力雖大終不能遠故火藥漸加則礮子及遠之力漸減無減盡復加之理惟礮子輕重不一而表不云幾何蓋鈔錄時疏忽也質之左右以爲然否

雜箸甲上

三

舒菽室雜著甲編卷下

南漚張文虎孟彪

禹貢讀本序

學者讀禹貢不得要領童而習之白首而茫然如涉大水孔傳雖僞然猶多采古說蔡九峰不知攷信輒以臆決疏略抵牾昔賢箴之眾矣然終未有能融會貫通言之鑿鑿者我友金山顧尙之氏博極羣書孰精輿地之學乃約諸家之說而疏決其窒塞導其未達隳枯爲此注於九州形勢山原川瀆地之遠近用功之先後乃如燭照數計辭淺而義顯言簡而意該雖主於便初學循誦而它人竭畢生之攷證未能如斯之明析也書成傳

雜著甲下

一

寫者眾往往牽於蔡傳以意點竄失其本真經亂散佚幾於絕無僅有君之子深予門人也得諸它氏寄以眎予注文屢雜不可悉辨姑舉其一二論之案古本以冀州旣載斷句注疏本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同蔡傳始連壺口爲句而此本從之非君平日道古之意孔傳梁岐在雍州鄭義同此本下文用曾眎梁岐一役語是從孔傳而句下載蔡傳呂梁狐岐之釋在前殆非原本篇中兩島夷島字地理志竝作鳥夏本紀冀州作鳥揚州作島蓋鳥字古讀丁了切故借爲鳥字若如鄭注則解以本義顏監注漢書多存古字史記或不承權輿此本從蔡傳竝作鳥注中亦無借鳥爲鳥語疑經刪改

然尙可云注疏本已然三江旣入釋爲淞江婁江東江此蔡爲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誤君與翁查麓書深詆之據後中江注是本從鄭注而此及後北江注攀援朱蔡意在模稜明是它手竄入九江孔殷古說多主尋陽蓋本地理志至宋胡旦晁說之曾旼及朱子以爲今之洞庭而又言人人殊若蔡傳所謂元者向無此名特無字之再誤而與曾朱之說竝列云皆可從何其顛預而無據乎原夫諸君點竄之意蓋以場屋之文例宗蔡傳慮乖功令不暇爲窮經計耳然其分析段目釐然各當則未嘗更改固讀禹貢者之金鎖匙而宐人置一編者也

燕寢攷序

雜箸甲下

二

自鄭君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注禮而後儒紛然辨難莫得其意然鄉飲酒記之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之出自東房此行於庠序不得據以難鄭也惟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賈疏以爲正客館案上文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及廟門注云大夫行舍於大夫廟下文公館賓賓辟注云君在廟門正與記卿館於大夫語合賈蓋曲爲之說且何以處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二篇之屢言東房也或謂東房西室鄭專論寢然公會大夫禮宰夫筵出自東房鄭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非明對大夫士之廟而言乎或謂士喪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閒注云象向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向其室

必正中似鄭君亦以土廟爲有左右房公會大夫禮注  
偶失檢巨案特牲饋餼禮豆邊錮在東房注云東房房  
中之東東夾北鄭蓋以土廟不當有東房故以房中之  
東解之然則東房西室鄭意固兼廟寢也明甚且如或  
說以東房西室專屬之寢亦有可疑者昭四年左氏傳  
使置饋于今而退杜注今東西廂東西廂爲左右房之  
制昭子之寢既有東西廂則非東房西室可知夫三禮  
爲鄭學體大物博非可輕議顧攷之於經而不合當別  
求其故是惟好學深思者能心知其意巨績谿胡竹邨  
農部湛深經術尤篤于禮嘗謂鄭君之說當有所受必  
非意造讀斯干詩箋乃悟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鄭

雜箸甲下

三

君注禮時繫諸宗廟正寢係傳聞之誤當以詩箋爲正  
又參之內則玉藻士昏禮襄二十五年左氏傳尙書大  
傳而知自諸侯以下其燕寢皆東房西室東房西室之  
制室則東向開戶以達于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于堂  
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證之經傳皆合作  
燕寢攷二卷於是東房西室之說明而注疏以下凡後  
儒所論之是非亦各見農部爲歛儒凌次仲教授入室  
弟子教授箸禮經釋例爲禮家斗杓農部又以賈君淺  
略別撰儀禮正義猶未脫橐然其好學深思能通古人  
之意於此可見一斑矣歲已亥秋晤君武林傾蓋如故  
訂忘年交癸卯夏以學海堂刻本燕寢攷篇秩錯亂郵

示原稟屬爲校訂錢錫之通守爲編入指海甲辰冬復  
寓書屬序文虎學識荒陋無以證成君義於其刊竣謹  
揭君箸書大指于簡端云

代薛慰農觀察

春秋集古傳注或問序  
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既没弟子迺以所聞  
轉相授受不能無同異至漢惟公羊穀梁二傳列於學  
官左傳後出其述君子之云有失之誣者魏晉間學者  
多治左氏范甯注穀梁時有反唇而二傳寢微漢經師  
專門之學遂廢自是以後著書益繁鑿空窺測人自爲  
例欲折衷一是難矣橫渠張氏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  
學朱子亦言春秋義例時亦窺見其一二大者而終不

雜著甲下

四

能自信於心然則春秋一經其終不可通乎善哉子孟  
子之論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明乎  
春秋之作所以維王迹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明乎王  
政不及於諸侯不得已而與霸與霸亦所以尊王也曰  
其文則史明春秋爲魯史而夫子本先王之義修明之  
知乎此則知以夏時冠周月之非而黜周王魯之說其  
獲罪於聖人久矣董子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箸又  
曰春秋無達例此謂學者宜原始要終實事求是不可  
徒徇傳說以自錮而非謂傳之遂可廢也得此意以治  
經而諸家之離合庶幾可見矣五河邵明經克寬氏今  
荻洲觀察之曾祖也會貧績學二十年成春秋集古傳

注二十六卷於古人之說無所偏主合於義則取之有不能盡者參以己意無可取者直以義正之又恐讀者不明其取舍之故別爲或問八卷發揮其蘊奧乾隆閒大吏經進箸目於

四庫全書提要迄今百餘年學者慨慕而不得見觀察將授之劄劂以示後世屬序其概時雨受而讀之其持議平無深文苛察之弊其比類切無牽涉疏謬之談理當其可而不苟異同辭達而止而不煩馳騁以此由孟氏董氏所論而上窺筆削之旨其不熒於眾說而有所折衷學春秋者之取也觀察纘承家學而公之菽林亦無忝祖德者哉予老而荒經無以引伸鄉先生箸書之

雜箸甲下

五

意而以附名簡尾爲已幸也輒識其嚮往之私如此云

幾何原本序

代曾文正公

幾何原本前六卷明徐文定公受之西洋利瑪竇氏同時李涼庵彙入天學初函而圓容較義測量法義諸書其引幾何頗有出六卷外者學者因以不見全書爲憾咸豐閒海甯李壬叔始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其後九卷復爲之訂其舛誤此書遂爲完帙松江韓中翰嘗刻之印行無幾而板燬於寇壬叔從余安慶軍中以是書眎余曰此算學家不可少之書失今不刻行復絕矣會余移駐金陵因屬壬叔取後九卷重校付刊繼思無前六卷則初學無由得其蹊徑而亂後書籍蕩泯天學初

函世亦稀觀近時廣東海山仙館刻本紕謬實多貽誤  
來學因并取六卷者屬校刊之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  
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爲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  
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餘而視  
爲絕學者無它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  
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觀前人已  
成之法剏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噴索隱推廣古法  
之所未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  
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綫面體點綫面體者象也點  
相引而成綫綫相遇而成面面相沓而成體而綫與綫

雜著甲下

六

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  
有等有無等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綫面體而  
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啻  
敝然逐物而求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  
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綫面  
體之理而後數之艱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  
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  
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  
而收效於羣籍者與同治四年十月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

代李兩亭制軍

維宋紫陽朱子承周張二程子之緒而集其大成由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而篤行之本其所以昌明堯舜禹湯文周孔孟之旨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然其時象山陸氏以心學唱爲六經注我之說明王陽明因之而變本加厲於是龍溪白沙輩橫決爲狂禪以自便其謬悠跛倚空疏淺陋之習

國朝諸通儒出而力矯之義必宗諸古事必徵諸實物極必反固矣乃持之太過者則并朱子而夷諸空談性理之列是未讀朱子書也夫朱子固博極羣書而反之約者也卽其於名物度數小有疏失不足爲損而世儒欲以其襍積瑣碎者傲之是其未達於朱子學問之本源也蓋有人焉生朱子之鄉志朱子之志以發明朱子

雜箸甲下

七

之學而無歉乎朱子者則雙池汪先生是已予觀余大令龍光所撰先生年譜其少年艱苦困乏至於傭工乞食而讀書不輟疾病行旅未嘗少閒年甫三十箸述已百萬言乃舉而火之益專力於經訓博綜古今諸儒之義而以朱子爲歸凡背馳於朱子者必辭而闕之其同時有江先生存齋亦以其學鳴於鄉箸書滿家然於朱子之書不能無出入蓋眞知灼見心悅誠服未有如先生之尊信者也其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埒於陸清獻張楊園而博學則過之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自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外若性理諸書音韵格物兵法醫術陰符參同各有論箸詩古文辭則餘事爾然當世無

知之者惟大令之祖元遴爲先生入室弟子能傳其學  
乾隆中嘗獻其遺書於學政大興朱笥河學士請爲之  
墓表又以先生從祀紫陽書院嘉慶中儀徵阮文達公  
修國史儒林傳以先生附江先生傳後道光中大吏  
始奏請從祀鄉賢祠夫以先生之力學行誼固無不  
耀之德然其遺書徒傳鈔於鄉里雖聞有授梓者猶未  
能大顯於世今李君振英據其祖承超重訂之目謀之  
於眾以聚珍板先印易經如話易經詮義行世餘將以  
次印行其二三鄉人爲請全書之序於予予聞同治初  
大令嘗以先生書質於湘鄉曾文正師師言信爲朱子  
後一人文正非妄許與者予寡陋不足以知先生然讀  
如話詮義兩書發揮本義不侵不畔而又非徒事敷衍  
益信文正之言不我欺又嘉其鄉人能以先生之尊信  
朱子者尊信先生因不辭而爲之序他日全書告成以  
爲先生一家之言用以羽翼朱子俾天下後世知空談  
性理與擣搗瑣屑者皆無所資其藉口也

書古文尙書攷辨後

二十五篇之僞在今日已坦然明白立異爲高者乃拾  
冤詞廣聽之唾餘欲翻成案何哉理學家以虞廷十六  
字爲道統真傳一旦以爲僞則失其所馮依一也攷證  
諸儒於僞古文毛舉癡索身無完膚欲舉東晉以來相  
傳爲經文者而拉雜摧燒之其事驚世駭俗其言亦失

於過當遂使不平者反唇相稽二也古文泰誓出於民間說見後蓋非完帙馬氏已疑之唐用偽古文作疏此篇

遂廢今采緝殘賸以偽易偽文辭詭譎眾論不諧三也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東漢儒者相傳古文僅有三十四

篇連今文泰誓三篇其餘殘篇斷簡十不存二三尹告武成鄭

注為亾其果見與否皆不可攷而諸儒必謂馬鄭及見

孔壁全文四也遷固之書但言孔安國獻古文不云作

傳孔叢子及王肅私定家語後序始有安國作傳之說

皇甫謐帝王世紀輒引五子之歌虺誥伊訓說命泰誓

諸篇文又引孔安國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郭璞注

爾雅亦引尚書孔氏傳犬高四尺曰葵云云是偽古文

雜箸甲下

經傳萌芽皆在魏晉閒蓋王肅忌鄭氏名高事事務與

為敵偽古文經傳孝經偽孔傳孔叢子皆其所創始觀

其私定家語大率剽襲戴記乃反云戴聖近世小儒以

曲禮為不足而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

之書以裨益之名曰曲禮肅意徒欲暗攻鄭學而遂詆

及本經盜憎主人其情可見乃諸儒攻古文者非府辜

於梅賾即集矢於皇甫使迴護者反有所藉口五也然

孔疏所謂二十四篇者今已失傳無可攷辨而三十一

篇與二十五篇其文具在平心孰復真偽自見無庸詞

費至後出泰誓既缺全篇可存而不論必補綴以充數

則愛古之癖矣此書尊信偽書攻擊閭惠所謂安於所

習毀所不見未必有補於作偽者然其中亦有足以砥諸君之失寒夜檢閱隨筆糾駁復舉其大略於此呵凍作字言不成理殊不足令通儒見也咸豐二年嘉平月附證

尚書百篇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橐飲 大禹謨

皋陶謨 棄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

征 以上虞夏書十  
二篇實二十篇

帝告 釐沃 湯征 女鳩女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

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

雜著甲下

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實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彤日 高宗

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以上商書三十  
篇實三十九篇

大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雜誥 多士 無

逸 君奭 成王征 將蒲姑 多方 周官 立

政 息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囧命 蔡仲之命 柴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以上周書三十  
八篇實四十篇

總上凡九十九篇江氏馨孫氏星衍竝據殷本紀謂

咸又下當有大戊一篇案鄭氏書贊云商書四十篇今據序商書止三十九篇是當有大戊篇乃合四十一之數并之為百篇也偽孔傳析汝鳩汝方為二以足之非是

伏生今文二十九篇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三篇今文

大誓說見王氏經義述間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雜誥 多士 無逸 君

奭 多方 立政 顧命合康王之誥 棨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雜箸甲下

古文經四十六卷本出孔壁安國得其書以考二十

為四十六也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皋陶

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

誓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

命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雜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囂命 棨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上實五十八篇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為五十七

篇見漢志案今文本有大誓而別錄言武帝末民有始得大誓獻之者疑孔壁無之即用今文充數至此故輒斥馬鄭注即此篇而唐人挾梅賾本爲真古文本爲今文矣

馬鄭注本三十篇

堯典 皋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三篇 牧

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桀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以上實三十四篇

雜箸甲下

三

逸十六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益稷 五子

之歌 胤征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罔命

以上實二十四篇案孔氏正義云遂有張霸之徒于

鄭注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

五十八篇據此則此十六篇亦依據鄭氏所指逸篇

之目爲之文偽而目非偽也又舉鄭注書序仲虺之

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云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

篇見云而云逸以爲鄭不見古文之證孔氏所謂古

文卽東晉偽書不足辨卽此亦可見前所舉十六篇

之目與鄭注所謂逸篇相應夫鄭氏之果見真古文十六篇否既不可攷而孔氏所謂張霸之徒偽造者久已無傳其果否即鄭所見亦無從攷辨弟以偏袒梅賾偽書之故并此十六篇之目而詆之是其於孔氏正義猶未孰復也

鄭注緇衣云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亾又書疏引鄭注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據此知鄭於十六篇蓋未全見孔氏引鄭注書序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或係殘篇斷簡得諸傳聞其他放此又竊意謂之逸者但聞其存而實未見其書也漢書孔光傳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據

雜著甲下

三

此知安國固嘗以今文尚書為博士矣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正與此合又王肅偽撰家語後序亦云子國受尚書於伏生乃二千年後欲以今文為安國諱何邪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漢書案起猶發也論語起予者商也皇侃疏謂其家藏逸書以今文讀之而通其句字

異同也正義引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與此起字義

同索隱本出起其家逸書五字句絕不誤舊讀家字絕句夫安國已為博士何待通古文而起家且其時

古文未立學官亦何能起家王氏雜志以爲興其家  
法試如其說則下文逸書得十餘篇句文義不接  
禮記緇衣正義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  
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  
尚書是也案書正義亦云後漢初衛賈馬賈馬不得  
云後漢初  
此初字  
似衍亦傳孔學是孔冲遠未嘗別異衛賈馬鄭諸  
儒古文於安國今必欲標而出之何也

王肅僞撰家語序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眾師之  
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  
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家語爲四十四  
篇案史記漢書但言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之學竝未

雜箸甲下

丙

言作傳言之自肅始蓋卽肅所撰觀其私定家語全  
以勦襲成文知僞古文必出其手而又僞撰傳文但  
時鄭學猶盛故祕不敢出僅微露其萌芽耳然皇甫  
謐郭璞之徒已漸漬其毒矣

漢志家語二十七篇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然則今  
所有四十四篇之家語非古也近世仁和孫氏志祖  
作家語疏證以糾之海甯陳氏鱣以爲如盜之獲眞  
賊又其所傳古文論語訓孝經傳攷之漢志及儒林  
傳皆絕無景響孝經邢疏引司馬貞已疑之論語訓  
之見引於集解者嘉興沈氏濤亦辨其僞託然則肅  
之私衷今皆敗露矣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  
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  
五篇其大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  
誦有五篇相合安國竝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  
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又爲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  
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  
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  
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  
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  
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惟

雜箸甲下

五

劉向父子所箸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  
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而奏之案史遷親  
從安國問故而但徧安國以今文讀之云云班固與  
校中祕其言與史同至敘壁中古文史漢皆不云何  
人所藏乃作隋史者又後數百年生而獨知其得二  
十五篇又獨知其爲孔惠所藏史記孔子世家敘伯  
子襄爲孝惠博士家語序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  
其家書據後序子襄名騰不名惠蓋因爲孝惠博士  
而誤奇矣杜林漆書賈逵所訓馬鄭所本范史謂之

古文無異辭而此獨云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夫  
旣絕無師說矣而東漢大儒未見古文西晉諸儒亦  
無昌言之者直至東晉突出梅賾得而獻之此其隱

顯之交何所依據乎乃書正義引晉書則言之矣曰  
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  
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  
汝南梅賾字仲真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  
而施行焉蓋僞古文淵源莫詳於此然鄭冲歷事魏  
四君官爲三公文帝既好文學高貴鄉公講尙書冲  
執經親授何以祕不進獻其論曰若稽古竝未述及  
孔傳又嘗與何晏共成論語集解於所引逸書亦未  
援及古文此可信邪梁柳皇甫謐姑子見謐傳據疏引  
晉書言謐於梁柳邊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  
往載五十八篇之書云云今帝王世紀已佚就他書

雜箸甲下

六

所引頗用古文說蓋王肅創之無識之徒祕爲鴻寶  
又互相增竄其情僞灼然顧以之誣鄭冲則自取敗  
露矣

隋志上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今無有傳者  
下云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明  
是經傳同獻疏引晉書上云鄭冲以古文尙書授扶  
風蘇愉下云梅賾遂奏上其書明指古文并不言傳  
矣而毛大可以爲賾所獻止孔傳於以迴護古文抑  
何疏忽

班志古文經四十六卷云今五十七篇蓋武成逸篇  
建武之際亡故也今梅賾所獻五十八篇儼然有武

成不聞民間之獻其失而復得果在何時

書戴氏注論語後

此吾友德清戴君子高所著也注文簡古頗有漢儒遺意然公羊解經已多乖刺邵公申傳益覺煩苛劉申受乃述之以說論語自鳴其專門之學君復踵而加厲穿鑿影射成此一編意將傾紫陽而下之亦太不自量矣璿璣自爲黃極而誤注北辰大辰自合無射而誤云夷則此不講律林之過至洽州鳩所言三所自指辰次而以釋雅頌各得其所之所則承江子屏樂縣攷之謬也凡古書題某氏注多出自其門人尊師之辭亦有後人題者今自稱戴氏失未思爾中如引昭二十五年秋七

雜箸甲下

七

月季辛又雩傳證樊遲從游舞雩之問引閔元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傳證宰我三年之喪之問似得其事理此類當平心取之不可一概擯棄烏乎予高往矣如子高之劬於學者能幾人哉同治十二年夏四月

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殘卷箋異跋

唐寫本說文木部殘秩於全書不及百分之二而善處往往出今本外其傳在鉉錯前無疑金壇段氏注許書補苴糾正多與闇合益知段學精審而此秩可貴獨山莫子偲氏得此爲抉摘同異疏通證明發前人所未發湘鄉節相韙之授工精聚至寶在人世不可終揜空矣文虎嘗預校勘復承節相命紀以詩意未盡輒刺其瑣

瑣質莫君榭从屋屋亦聲以榭形如屋不專取諧聲二  
徐脫屋亦失許意牀安身之坐也鉉本坐者玉篇牀身  
所安也與初學記御覽引身之安也違一字雖不與唐  
本同可證不得有几錯乃誤衍梳理髮者也釋義已足  
篇韵二徐失者字段以意補所以贅拾江洽切篇居業  
公荅渠業韵古沓巨業皆一聲鉉切胡甲非楣讀若驪  
駕鉉有錯無段據玉篇杜楣榭連文謂清支合韵思漬  
所梗固聲相轉驪不同部又不同聲嫌迂遠錢少詹讀  
驪如灑益矯强竊疑此四字當在柳下工亞切乃榭柳  
之柳正合駕音二徐柳下失工亞錯又以驪駕不合楷  
音刪之昧其爲錯簡也榭一闕也今本及篇韵皆無一

雜著甲下

六

一闕無義匚部闕小栝也則栝爲大闕疑有脫畫案音  
巨失上紐廣韵於旦此當同凡屬下也篇韵皆有今本  
失之櫺从木晶晶亦聲以櫺刻雷形義兼聲鉉脫晶亦  
誤如榭榭他果與廣韵三蒼合玉篇杲果取類隔鉉徒  
果輕重微別祝工用祝止音爲節鉉本所以止音段改  
以止作音疑止卽作字古多以亾爲作止亾形近而譌  
不煩增改柶音戈讀若過鉉乎臥切段云當依篇韵古  
禾是矣而刪讀若過三字豈忘過亦古禾切邪又篇韵  
皆云車盛膏器唐本今本無車字疑傳寫失之機海中  
大船也唐韵引同二徐脫也析从木斤會意非諧聲鉉  
斤上多從猶可通錯作斤聲謬極多又迨與篇韻合栎

下短韵胡管同鉉音胡本疑涉榭而誤榭音酉鉉余救  
篇余紂韵兼收上去周禮大宗伯榭燎釋文羊九詩榭  
榭榭之釋文弋九是古人多讀上聲榭音息芮鉉及韵  
皆祥歲篇爲綴才芮二切又音歲與息芮合惟枯鉉及  
篇韵皆紐沃部此切古屋獨異然求之古音實不肯也  
書王船山說文廣義後

此書原本許氏推明其引申段借之所由以糾正世俗  
傳寫失真承譌襲謬之敝有精確不磨者惟古人於形  
聲之字或兼取其義或祇取其聲之近形之似而無義  
之可尋段借一類其塗尤廣必欲字字求其所以然則  
鑿矣至於一字也而虛實異用輕重殊音經師口授必

雜箸甲下

九

有分辨及傳之簡策不得已而出於譬況云讀若某字  
讀如某字後世又不得已而圈發四聲以別之固非四  
聲之所能盡學者姑循其迹宐以意會若竟廢此豈能  
叩索莫以求音乎王氏於此未免矯枉過正又未見說  
文原本所據者坊刻五音韵譜舛誤百出頗受其蔽然  
明一代人匙爲說文之學者先生始爲之至我朝通  
儒輩出講論益精而其論發之王氏功固不可沒云  
書張刻玉篇後

朱錫鬯序稱借得宋槧上元本于毛氏汲古閣張子請  
開雕焉又云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  
愈于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也是朱意以此爲孫自

強本也今以曹棟亭刻本互校脫落舛誤皆無少異其  
同出無疑惟彼本每卷首有大廣益會四字此本止原  
序前一見謂是書賈作偽以充上元本則何爲猶存其  
跡且每卷悉去四字則首葉必皆鈔配何毛朱兩君更  
不致疑且據卷末張跋明知其爲大廣益會本而兩君  
反不能辨蓋毛君本收藏家以苟得爲喜錫鬯晚年見  
所未見亦不暇細審耳同治癸酉三月十日文虎識  
書曹棟亭本類篇後

類篇序不著撰人名姓據欒城集知爲子由代范景仁  
作序言景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之書與集韻韻例  
所言合而集本作天聖中又所述九例集本止有八無

雜著甲下

三

末條不知孰是不可貴得於集韻貴字當從集本作責  
故待天下之物使處當從集本作使各有處三曰牒之  
在艸牒字集作叟則彼誤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年  
當作先則兩本皆誤子由文難得如此簡括蓋極用意  
之作

類篇以偏旁爲綱以韻爲目頗便檢尋每字下引許說  
長語必冠以說文字而時復失之集韻亦然蓋纂非一  
手例難畫一至於錯亂顛倒行文脫簡蓋不能免此亦  
傳刻舊書之通病也

校葉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

史記自漢已殘缺竄亂迄今又千數百年展轉傳寫積

非成是蓋有明知其誤而不能改者矣裴氏集解序稱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鈔納今史文之下箸注寥寥大非完帙惟索隱有汲古閣單刻所出正文每勝通行之本然其注改宋本大字爲小字頗有混淆又或依俗改竄反失小司馬之真張氏正義僅存於南宋以來之合刻本刪削既多舛誤彌甚三家注又有互相重複錯亂者先是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嘗彙校各本歷三十餘年點畫小殊必詳記之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借其本過錄擇善而從同治五年請於署江督肅毅伯今相國合肥李公以屬學博高弟海甯唐端甫文學仁壽覆校付葉及明年春相侯湘鄉曾文正公

雜著甲下

三

自淮北回金陵命文虎同校文虎與侍御及唐君議以新彙史文及注皆不主一本恐滋讀者疑請於葉竣之後附記各本異同及所以去取意文正領之七年冬公將移任畿輔命凡已刻之卷有宜改者隨時剡補以是至九年夏始克印行乃屬彙爲札記是年冬公復任江督文虎以先成彙二卷呈公以爲善去冬既歲事請公序其簡端公命先以札記授梓氏并附述緣起於末烏乎孰意寫未竟而公薨不及爲之序乎所記異同大半取資於錢校本其外兼采諸家緒論則梁氏志疑王氏讀書稊志爲多文虎與唐君管見所及不復識別其有偶與前賢闇合者悉歸之前賢以避攘善之譏餘例散

見記中限於聞見不免挂漏有志於校史者以此爲質而益精攷之以成善本庶有當於兩爵相嘉惠來學之意云

書漢書儒林傳後

此傳系述諸儒師法源流使千載以下見西京學術各有授受則後世獨學無師鄉壁虛造者可廢然返矣班氏言罔羅放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夫守一先生之言則門戶之爭起兼治眾說則驚廣而師法亂好學深思折衷一是非命世大儒其孰能與於斯而蒙別有所感焉自孝武始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凡成業以去者或由吏洊升大官至卿相於是天下向風爭趨祿利儒學

雜箸甲下

五

之盛以此而敝亦伏焉趙賓之說其子張霸之造百兩孟喜之談陰陽災異而詭託於田生當時卽有挾新奇以自衒者王臧趙綰得罪於太后比之新垣平固深文曲詆然充祿利之敝何所不至哉轅固之言曰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固鐵中錚錚矣若谷永之偁鄭寬中斯儒者之極則也

跋兩京新記

唐韋述兩京新記五卷全書已佚日本人刊其弟三卷於佚存叢書闕文譌字甚夥玉海十五引館閣書目云新記韋述開元中撰西京始於開皇東都起於大業皇朝宋敏求演之爲長安志今考長安志十自興福寺注



以下卽韋記第三卷之文而增廣之其譌脫處可互相校補又御覽廣記玉海所引韋記文見於長安志者大半然則韋書已全具宋志而特刪其神怪事又不言所自耳天瀑乃謂中國撰箸惟雍錄七修類彙嘗一及之其他無見何其陋也

校宋大學衍義跋

代李雨亭制軍

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以格致誠正修齊爲綱而各隸史事於下爲之目其不及治平者蓋以此六者爲爲治之要爲學之本篇首已自言之明丘濬不識箸書之意而續之亦贅矣或謂文忠遭理宗崇儒重道由侍從至參政不爲不達而朝有姦佞外有強敵國勢日促而無

雜箸甲下

重

所裨輔陳同甫有言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得母類是乎曰否否不然史言文忠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由此攷其世其在甯宗朝疏請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蒙古再圍燕疏言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又言當乘虜之將亾亟圖自立之策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女真尙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其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曰宗社之恥不可忘比鄰之道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其在理宗初奏乞收人心三事皆深中時弊曷可謂之不

知痛癢乃以言濟王事愠于羣小落職端平元年十月始由福州內召進講大學衍義復申祈天永命之說於時政多所論建明年三月有參知政事之命已得疾矣力辭不拜後兩月而卒蓋理宗雖尊信道學而內溺於豔妃外熒於姦佞不免偷安而怠寇故文忠切切以誠正修齊爲治平之本而當時方大琮輩亦多以女寵侈費爲言然則所謂崇儒重道者徒文具耳史彌遠死而文忠始入首尾僅八閱月然觀魏文靖與文忠同召亦祇半年遂遭眾忌以出即使文忠不死豈能大用哉夫用其人而違其言則孟子之爲齊客卿亦不爲不達矣明陳仁錫刻大學衍義妄自刪改 國朝孫文定公亦

雜著甲下

五

就陳本校刊稍有是正猶非完秩今以集本爲主有漫漶可疑者參之兩家其兩可者仍之志慎也旣歲事輒述其平昔所持論如此

書太白陽經後

唐李筌僞撰陰符經託於黃帝蓋原本道家而襍以刑名兵法之說者後作太白陰經復卽陰符之餘緒而引伸之其表云太白主兵爲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而法勇名書之義如此乃有妄人不解此義別造太白陽經二十四篇其首論將選將立將九地四篇大抵拾筌之唾餘第五篇以後遂泛濫於時日占候醫藥祈禳之術亦有數處與陰經複見者自述大曆中至廬山得神

授祕密真訣田悅作亂每占得失云云然諸家敘錄不及陽經惟明文淵閣書目箸一部一冊闕或疑元明間人詭託固未可知要之陰符緣起於嵩少陽經託始於匡廬尤而效之每下愈況又何怪焉

跋寶祐四年會天秬

此書幾經轉寫脫落舛誤不一而足日出入刻分與晝夜長短往往乖離今略爲校正不暇一一論也檢宋志淳熙十四年國學進士石萬言淳熙術立元非是氣朔多差冬至晝四十刻極短夜六十刻極長乃在大雪前二日所差一氣以上自冬至以後晝當漸長夜當漸短今過小寒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夏

雜箸甲下

五

至晝六十刻極長夜四十刻極短乃在芒種前一日所差亦一氣以上自夏至之後晝當漸短夜當漸長今過小暑晝猶六十刻夜猶四十刻所差亦七日有餘晝夜各五十刻又不在春秋分之下至日之出入長短有漸今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按據石所言淳熙術之疏謬如此今此書所注晝極長在芒種前一日晝極短在大雪前一日小暑過二日晝六十刻猶未減小寒過二日晝四十刻猶未增晝夜平分在春分前五日秋分前一日其增減刻分或三四日而差一刻或三十餘日而差一刻適與石所舉合夫自劉孝榮淳熙術後一改而行會元術再改而行

楊忠輔統天術三改而行鮑澣之開禧術四改而行李德卿淳祐術五改而行譚玉會天術而其疏謬如故蓋誠如石言南渡以來渾儀艸創不合制度無圭表以測日景無機漏以定交食加時然則所謂改憲者抑亦意爲增減粉飾面目以求倖售耳甚可笑也老友蔣劍人以此屬校其長短至各差十六日金嶠谷跋謂鈔胥之誤今攷之知其術誤因記於後

乾坤體義跋

道光庚寅秋杪薄游平湖得此於錢夢廬叟蓋舊鈔本伏讀四庫全書提要乾坤體義本二卷而此有三卷以五帶九重四元行諸條爲上卷日月薄蝕出入暎蒙

雜著甲下

三

諸條爲中卷其下卷全錄圓容較義一字不易與提要所舉以邊綫面積積圓互相容較者邈不相合若果如此則四庫何以兩收其書又本書中卷論圓徑求周法注云下卷四題今下卷無之疑元本缺下卷作僞者以李氏書彞補然阮相國疇人傳利瑪竇傳所引乾坤體義與此本同乙未秋在西湖敬觀文瀾閣本亦如此不可解也

書梅氏方程論後

梅氏方程論主於同減異并以歸畫一或乃以古法難之未知其意爾李雲門尙書論同異減并之法致爲詳盡而語多膠葛或滋後學之疑愚更以數語括之曰凡

同異減并必視首位首位必主減盡首位同名者同減異并異名者異減同并其減餘一行與并入一行皆爲正負無人如以有數之行移補者同減異并則正負互易異減同并則如故古人立術概此矣

書梅氏林算書西國月日攷後

西人本無所謂月也據其書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奇分爲十二節每冬至後十日爲立耶穌聖名卽爲第一節首日以後凡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節皆三十一日第二節二十八日餘皆三十日每歲如是惟遇子辰申年則第二節閏一日爲二十九日其所閏又不在末日而在瑪弟亞瞻禮之前一日瑪弟亞瞻

雜著甲下

三

禮者乃其第二節之第二十四日也又其所謂立耶穌聖名者亦有進退或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大要以太陽入丑宮十度後爲準故或疑其以太陽至高衝爲歲首然梅氏此攷引康熙丁卯瞻禮單十一月廿八癸卯日應西林正月初一日日在丑宮十度二十分康熙初高衝過冬至七度未至十度可知於高衝無與矣而近年英國書館所刻中西通書凡例謂泰西諸國以二十四氣之日分爲十二月冬至後十日或十一日爲元旦每年自元旦至除日晝夜長短氣候寒暖日日相同似亦以日至高衝爲元旦者然日至高衝有蚤晚其前後日晝夜永短卽不能無微差若夫愆陽伏陰何時蔑有

而謂氣候寒暖日日相同吾未敢信梅氏謂西國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又

云正月一日日在斗五度今改之皆不然

梅氏據崇禎秣書所援西國月日謂自漢順帝永建丁

卯距明萬秣甲申千四百五十七年相差十二三度即

歲差之行案以歲差東行五十一秒續儀象考成改計定五十二秒

之千四百五十七年應差二十度三十八分有奇何止

十二三度又自康熙丁卯至咸豐六年丙辰凡百六十

八年應差二度二十二分奇而丙辰中西通書西月宮

度與丁卯瞻禮單一一符合以較秣書所引漢順帝時

西月止差一度或二三度而止亦有同度分者獨萬秣

甲申至康熙丁卯百有三年應差一度三十四分奇而

雜箸甲下

三

秣書所引日月差至八九十一度不等此不可解要

之於歲差高行皆無與也歲差亦斷非平行

書潛研堂集後

荅問一條云統天推上元甲子歲天正冬至戊子日戌

正二刻以授時術推之則在己丑日寅正二刻相差有

四時之多案以紹熙甲寅距上元甲子三千八百三十

年加下距至正辛巳八十七年合三千九百十七年乘

歲周餘分五日二四二五得二萬五百三十四日八七

二五再以授時長分三十九乘距算得十五日二七六

三并之得二萬五百五十日一四八八減氣應五十五

日○六餘二萬四百九十五日○八八八滿紀法去之

餘三十五日○八八八轉減紀法餘二十四日九一一  
二命起甲子得戊子日亥初三刻較統天僅後五刻有  
奇安得有四時之多  
書夢溪筆談後一

宋志夢溪筆談二十五卷通志二十卷惟文獻通考云  
二十六卷與今本合世又別行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  
卷見商氏稗海明馬元調合刻本以補筆談所標卷目  
至三十卷且不合原書篇第徑刪去之悉依原書十七  
目分類卽此本也 四庫全書提要疑括初本實三十

卷後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修年校刻相承至今  
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或槩本流傳藏弃者欲散附

雜著甲下

无

各卷逐條標識所據仍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  
七卷三十卷之目按此說似矣而猶未盡今以稗海所  
錄補筆談原本證之不御前殿以下十條皆故事類云  
補弟二卷廊屋爲廡以下十二條皆辨證類云補弟三  
四卷興國中條樂律類云補弟五卷皆適符今卷至子  
午屬庚條與卷五六十甲子納音條爲類而云補弟六  
卷十二律每律名用以下十一條皆樂律類在卷五六  
而云補六七卷是樂律分五六七三卷也十月遇壬條  
海潮條秣法以下七條襍出於卷七八象數一類而云  
補弟八弟九弟十等卷是象數類亦分三卷也王沂公  
以下四條皆人事類在今卷九卷十而云補十一及十

三卷王子醇以下六條皆權智類在今卷十三而云補十五卷李學士以下五條皆藝文類在今卷十四至十七而云補十八卷兵車制度以下三條皆器用類在今卷十九而云補二十卷韓魏公以下二條皆異事類在今卷二十一而云補二十三卷宋景文條譏詭類在今卷二十三而云補二十五卷吳道子以下十條蓋禠志類在今卷二十四五而云補二十六七八卷自莽草以下十五條皆藥議類在今卷二十六而云補二十九三十卷皆迴與今本不同按今本所分十七目多有可議者二十四五卷諸類雜陳然名爲禠志可無論他如樂律類海州士人條當入藝文人事類寇忠愍條當入權

雜箸甲下

三

智貢舉人條當入故事藝文類書之闕誤條音韻之學條王聖美治字學條史記年表條切韻之學條棗與棘條書畫類古文已字條鯉魚條繆誤類竹箭條瓦松條車渠條竝當入辨證譏詭類司馬相如條當入辨證或繆誤辨證類陽燧條解州鹽澤條藝文類王聖美爲縣令條幽州僧行均條技藝類賈魏公條當入禠志技藝類鍾乳石芍藥二條繆誤類段成式條當入藥議又李溥條當入官政技藝類散筆作隸條當入書畫神奇異事二類往往相涉人事官政二類可互易者數條象數類中術數秣法易卦運氣前後錯出都無倫次竊意當日隨筆紀述略依類比釐爲三十卷時自增刪未有定



本故多寡不一妄人得其一本橫分十七目爲二十六卷湯修年見而刻之昭文張氏謂二十六卷之目未必眞出自存中手訂是也而別本逸出猶存三十卷之舊好事者更欲以餘橐分補遂於各條標識卷第以類相從觀補筆談所標但有卷目不言某類可知原書本未嘗分類矣今本卷五樂律一凡二十三葉卷六樂律二僅四葉何不并爲一卷卷十四藝文一凡八葉卷十五藝文二凡九葉卷十六藝文三僅二葉何不并爲二卷分卷如此極爲無謂又可知非箸書人原帙也補筆談十二律并清宮一條與今本卷六第四條止數字不同其子午屬庚條首又一說云明承原論納音條來餘亦

雜箸甲下

三

多有與原書複見者然則當日增刪未定多寡不一流傳橐本各有不同無疑也而馬氏乃輒據今本刪其卷弟分隸十七目又區子午屬庚一條爲象數王沂公以下四條爲官政宋景文條爲禠志則并失原分十七目之意斯不謂之無知妄作可乎沈氏原書旣不可考今本獨行惟當與補筆談各存其舊慎毋以意編纂使古人胡廬地下也

書夢溪筆談後二

趙與時賓退錄云廣陵所刻夢溪筆談弟十八卷積畧之術注中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大夫知算術者少故莫辨其誤

漫記之按趙氏所據卷數錯誤竝同今本又云廣陵所刻蓋卽湯修年刊於揚州者也檢湯跋稱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仍其舊然則此書之譌謬相因其來久矣今以馮本第十八卷算術條勘之猶不止如趙氏所舉塹堵法云併上下廣折半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此尤謬誤當云又以直高爲股以上廣減下廣餘者半之爲句句股求弦以爲斜高積畧術注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二行也當作當十一行也以上廣乘之得二十二當作三十二併二倍及下會圓術注退上一倍倍皆當作位以高

雜箸甲下

三

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當作三千七百八十四此條微波榭刻十種算經曾採附數術記遺之後孔漢谷非不知算術者亦仍其誤何與其他脫文譌字前後誤連諸本相埒昭文張氏刻本雖依稗海而以意改竄尤多可笑補筆談一補第四卷十件其第六條古人謂章句之學以下至亦不可不謹當別爲一條馬本不分則止九件張本橫析書曰成湯旣沒以下別起以足其數則本相連者忽斷而應斷者仍連也補筆談二補第十卷後七件馬本脫去五辰條張刻又以五辰條合下五運六氣條爲一而割素問以下別爲一條尤爲續臆斷鶴存中書考論精博大有資于觀覽予再三研推似勝俗

本安得好事者重刊以質同有昌歎之嗜者

書夢溪筆談後三

存中於秣算確有所得其隙積會圓二術可補古法所

無其論漏刻盈縮謂冬至日行速天運已當作未暮而日

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當與下已字互易

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亦甚近理蓋日在最卑右

旋之度見速則赤道度見遲日在最高右旋之度見遲

則赤道度見速此百刻之所以有盈縮也然今西術亦

略而不言豈以所差甚微與其論秣家氣衰每日消長

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蓋古

法麤疏約加限度進退不以漸則平行而成等邊之形

雜著甲下

三

有觚不圓職是之故又謂黃道環天正圓循之則其體

至妥絕之則有舒有數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

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疏數相因以求從相消

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所言尤爲入微當

爲郭瀛臺平立定三差所自出惜其術不傳至欲以十

二氣爲一年不用閏月則於古聖王敬授民時之意大

相背謬夫十二月爲年從月也二十四氣爲歲從日也

周官正歲年以序事各有所當竝行不悖存中所論卽

回回西洋閏日之法而施之中國可乎存中又劾通樂

律筆談所述往往可見唐宋遺制其紀二十八調殺聲

與姜白石歌曲張玉田詞源相證七角調每加宮前一

聲出本均七聲之外卽宋史樂志所謂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返者也其謂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敦卽詞源所謂頓敦掣住卽今唱家板眼一掣減一字卽詞源所謂反掣用時須急過也此非明於聲律者不能言乃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曲致爲王晦叔所譏又以琴弦惟十三汎韻爲正聲似又不知琴音不盡當徽者何與東園叢說跋

東園叢說上中下三卷昔從 館本鈔出栞入指海弟三集頗有脫誤處無從補正姑仍之頃韓綠卿中翰眎我新得湧喜園藏本中有姚舜咨印記黃蕘圃跋信爲

雜著甲下

五

舊鈔本共上下兩卷其下卷卽栞本之中下二卷與上卷卷秩相若不知何以中分末有判府吳大卿劄子則栞本所無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劄子一葉亦十八行行十六字末題朝請大夫知舒州軍州事吳宗旦劄子書中於匡字貞字桓字姤字音同避作康作正作洄作遇又於太宗仁宗高宗及朝廷上意等字皆提行或空格劄子亦有提行處當是宋本原式惟籌邊圖條國家祖宗句誤連蓋仿鈔非影寫故中亦不免脫誤也然以校栞本則賴以補正者甚多大者如下卷執中無權之說浚井焚廩孟子辭齊王以疾而出弔三條栞本蓋以其駁孟刪去其月蝕衝土王氣候三條栞本脫去中間

十八行而以氣候條後半節接月蝕衝條前半節聯合  
爲一非舊鈔本則不復可讀矣案李如篋仕履無間惟  
據自序知爲括蒼人

宋時未置括蒼縣  
蓋居括蒼山也

而官桐鄉丞又

據三江條而知其嘗爲通州酒官宋無桐鄉縣觀其於  
吳劄子題判府大卿而吳偁李爲知丞議郎是時桐城  
屬舒州疑桐鄉當指桐城吳爲知州丞乃屬官故相偁  
謂如此而其式用劄子也正德崇德志載李爲崇德人  
攷今桐鄉本古崇德縣地豈因桐鄉丞而致誤乎然志  
言李字季牖未見它書又言所著有東園叢說及樂書  
則又與劄子中樂本一語相合必有所據豈李晚遷崇  
德邪抑其子孫遷居崇德而并以其祖爲崇德人邪又

雜著中下

三

李自序題紹熙壬子周庭筠跋題紹熙甲寅葉本誤熙  
爲興或據之謂壬子爲紹興元年甲寅爲紹興三年而  
書中載有紹興六年後事及偁高宗廟號且語孟合偁  
不似南宋初語北辰一條似曾見集注其論渾天亦似  
歐羅巴入中國後語遂疑爲近人僞託案紹興元年乃  
辛亥非壬子三年乃癸丑非甲寅紹熙三年壬子五年  
甲寅上距紹興初凡六十年書中坡詞條明載其父與  
壬子家同直祕閣語東坡卜算子詞事在紹興三年云  
其言三蘇事甚多愚幼小不能記憶可知著書作序不  
在其時明乎紹興乃紹熙之誤則又可知李與朱子同  
時朱子論孟集義序作於乾道壬辰李或曾見其槩且

北辰之說發於祖暅之何必集注蓋天卽渾天之說發於崔靈恩何必歐羅巴觀其論地深厚之數及天地之形二條於地圓之理全未解得必非曾見歐羅巴書者蓋總以熙興一字之誤不及致詳生諸輻輳百今旣得校補渙然冰釋漫識卷尾以復於韓君見舊鈔本之可貴如此願韓君寶之也長至前三日

跋浪語集

同治癸酉瑞安孫琴西廉訪將移任皖江以此集見詒薛良齋於永嘉諸子中尤矯矯其學主於實事求是坐言起行非空談性理自託程朱者所可同日語惜乎早逝未竟其用也廉訪公子仲容孝廉校訂精審間別有

雜著甲下

美

札記未槩予檢第十三卷有八陣圖贊并序其三十二卷又重出之惟新都作廣都駐陣形雖八作維八餘皆相同據後跋乃其從孫師旦所編何疏忽乃爾未知札記中曾及此否四月十六日是夜月會甚時正如初四五夜月百

書曹集銓評後

山陽丁君儉卿所編曹集銓評昔歲馬端愍公嘗以屬洪琴西觀察觀察以爲私家著述弗應及曾文正公自直隸再任江南劉君恭甫乃始終成之魏武諸子固以陳思爲最賢然謂其嗣位能遠過子桓未敢必也其太和二年求自試表見錄於昭明讀者每備之顧當曹仁

被圍魏武欲遣往救爲子桓所忌逼醉以酒使不能受命況此時而能授以兵柄乎其自憤抱利器而無施乃不知正以此遭忌可謂智乎舊集久佚今本皆後人綴緝而成丁君復爲之增纂偶記幽風東山詩正義引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竝爲螢火近得實矣云云此條未采恐所緝尙未盡也

### 書遺山樂府後

昔歲華亭張梅生嘗校刊遺山樂府五卷所據鈔本題爲何義門校然譌脫百出誤者未盡校校者又未必然

### 雜著甲下

三

因別爲訂誤一卷而卷一諸長題原本脫去僅鴈邱詞雙槩怨遇仙樓三題從詞綜歷代詩餘詞苑叢談錄出附訂誤中又采其漏載爲補遺一卷刊甫竟而梅生病沒予爲作序印行其後復從友人轉借得一鈔本譌脫及校語與前本無異而諸長題具在乃悟前本乃鈔者苦繁刪卻百因亟爲補錄又從錦機集花草粹編敬齋古今艸山堂肆考諸書搜采異同彙入訂誤付梅生後人重刊之未印行而遭流寇之禍板片悉燬予所存本亦失去矣今年來皖於李壬叔處檢得印本卽予所轉贈者愴然如對故人吟玩不盡頃華君若汀出舊藏鈔本見眎亦題何義門校與予後所借得者大略相同惟

多補遺一卷然第五卷末朱筆跋語尾已剝落不知其姓名又據所稱趙清常自記從各書采錄補遺如其數當有四十首而今只二十三首又復出其二祇二十一首則此又非跋者所見本也卷中校訂殊鹵莽竊意義門卽疏於詞亦不至如此恐是託名又憶盧學士抱經堂集遺山詞跋言五卷本爲錢唐凌雲翰所編而此跋謂趙清常所藏凌本僅數十闕以爲凌未見五卷本則更謬矣鈔本脫爛不可讀爲依刊本補全別有訂正處及可疑者揭於眉上他日有重刻者宜知所審擇云

跋花草粹編

此編大致以花間草堂爲主益以樂府雅詞天機餘錦

雜著甲下

五

梅苑及各家詞集旁采詩話雜記叢談小說閒亦附箋本事其取材甚博足資泛覽惟第九卷錄董穎薄媚西子詞本出雅詞起排徧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擷次入破第一次第二虛催次第三袞徧次第四催拍次第五袞徧次第六歇拍次第七煞袞前九段依吳越事敷衍未以王軒遇西施事作餘波如今曲散套其排徧擷入破虛催滾徧催拍歇拍煞袞乃曲中節拍緩急疏密高下換調之稱如今曲亦有引子過曲賺犯煞尾等名各有次第不可凌亂乃謬以入破居首排徧次煞袞之後文義倒置實不知而作至其決擇之不精校訂之疏舛或名或字或別號之體例靡殫此明人書籍通病無足怪



也

書清芬集後

明歸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爲過禮近世江都汪容甫復作議以佐其說甚哉二君之不知禮也古聖人緣情以制禮度夫中人所能行者箸之而不責以卓絕過高之行此禮之所以通於天下萬世也然其中有隱微疑似之間不能顯著之令者則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擇焉袁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推此則禮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喪禮也世有

雜著甲下

堯

若劉瑜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常居墓側者君子不以爲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飲酒食肉禮也世有若張敷杜栖隱之不會鹽菜哀毀傷生者君子不以爲非也師沒心喪三年禮也世有若子貢之三年以外築室獨居者君子不以爲非也汪疇殤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喪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爲非也若如二君論則茲數子皆可議矣且二君所執者曾子問之文也其文曰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許人而重之也壻弗取

而後嫁而不責以堅守者所謂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後  
嫁者難辭也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  
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女服斬衰夫斬衰何服也  
服以斬衰則儼然其夫矣而不責以守節者亦度中人  
所能行也設於時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願事舅姑  
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許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齊楚之君  
死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則必爲狂易失心之人烏乎  
是何言也昏禮納采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注曰將  
以先祖之遺體與人故受其禮於禰廟曲禮女子許嫁  
纓注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許嫁之初其重  
如此而比之魯衛之臣於齊楚之君其不爲狂易失心

雜著甲下

早

之論乎昔者齊侯之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  
曰可以反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弟立請同庖女  
不聽衛愬于齊齊使人告女女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見列女傳益本韓詩說又衛女嫁于齊  
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當往持喪  
喪畢不冝歸終之以死見樂府詩集引揚雄琴清英此二女者豈不  
知有既葬除服之禮哉矢志不嫁節箸千載容甫又將  
比之魯衛之臣號呼而自殺乎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  
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  
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見韓詩外傳此卽所謂卓  
絕過高之行不可以責之中人者也以卓絕過高之行

而謂之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於人而已無與焉夫已身父母之身也以已身許嫁者父母也父母許之而曰已無與焉此復成何說乎且夫禮非強人而束縛之馳驟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箕比干皆謚爲仁伊周夷齊各成其是孔子間孔悝之難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而無所褒貶於其間此所謂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禮三代不相襲今古異宜父在爲母婦爲舅姑服皆期而今則皆三年二君其能執古禮以反之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以今世俗波靡日趨浮薄苟有卓絕過高之行實足以激厲人心而二君者又

雜著甲下

聖

從而非議之其亦異乎孔子之論禮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過故於張氏女貞節記斡旋之舉三仁夷齊爲況而容甫遂怙終焉奉賢徐母吳孺人未婚夫死在室守志十五年間姑病泣請歸徐侍姑撫嗣子得厚成立事聞於學使者旌其廬士大夫有歌詠其事者得厚彙刊爲清芬集乞言於虎虎讀臨川昆明兩學使序辨熙甫之謬引而未發又未及容甫所議故爲推而詳之不自覺其辭費也

華亭南蕩張氏支祠記

南蕩張氏支祠華亭令西充周君煒記之矣道光十二年系孫布政司理問焜等泊羣從兄弟承先志而廣之

建堂曰敦睦左築畱景軒以備齋宿左右夾室爲藏祭器及餽餘之所前爲亭以處樂人整而不華質而不陋君子以爲有禮或曰禮大夫三廟適士二理問於秩視士不當及曾祖曰今家廟實祠堂也廟之制有室有寢祠堂則一室而已不可以廟例且古無廟之鬼有禱則爲壇以祭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祿及其高祖然則無廟者非常祭耳非常祭則無主今何以有主曰自仕不世祿而宗法亾廟制廢於是祠堂此古今之變也禮緣人情而作喪服父在爲母及婦爲舅姑皆今重於古而合於人情則制禮者因之程子言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今會典品官皆得立家廟庶士庶人則爲龕

雜箸甲下

望

於寢北自禰以上皆得及其高祖從今制有主矣曰古者左廟右寢朱子家禮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今立之墓側禮與曰權也唐會昌閒敕百官京內置廟者但準於所居處置然居處偏狹鄰里無可開廣者卒不能如制益勢有所格不必盡繩以制漢人多建祠堂於墓所仿而行之不亦可乎曰記以大夫聲樂皆具爲非禮特性少牢二篇無奏樂之文作樂於亭不已盛乎曰禮嫌聲樂備非嫌用樂也大夫判縣士特縣顯著經文饋餼禮文不具曰眾仲之對羽數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有其舞斯有其樂豈徒虞身而已乎夫陳於階下則褻雜於堂上則逼此亭之所

由作也是故禮者通上下之情達古今之變殷周損益各因乎時從宐從俗行之而無所窒礙者也世俗不知禮意輒執古制以相稽率發其凡於此若張氏源流世系與其案代隱德周君記詳矣故略之云

金山張堰鎮義塾記

代畢子筠大令

古者閭里之塾設之於官由是以達於庠序既立之師矣自閩胥以至州長又各以其期屬民讀灋考其德行道執善則書之惡則糾之而又於庠序之中行與賢序賓正齒位之禮使人知尊卑長幼之誼衣冠指讓之文誠以爲化民成俗莫先於學也後世制不如古而義學之制猶近於古之里塾然貧人所求數與方名而已而

雜著甲下

望

或者猶諱入義學忍使其子弟日游敖以入於不肖夫徒以貧爲諱而不知不肖之可恥此俗之所以日壞也昔原伯魯不說學而閔子馬知周之將亂不學之敝其至於此張堰鎮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賈羣萃而處蓋二百年於斯輓近俗靡敝習日甚往往有棄其恆業而嬉於淫博者頑獷之徒攘臂市肆以強陵弱童稚習於聞見效爲謔浪亦遂有羣聚叫囂睥睨自雄者於乎不有以維持之其流失敗壞未有所底止也咸豐五年錢廣文熙泰捐資創置義塾延吳江徵舉孝廉方正董君兆熊爲之師凡貧無力者皆得就學又設立賞罰以示懲勸廣置經籍以備成材者觀覽意使編戶之子

稍知字義易於就業而不爲游手好閒其有可造之材則亦不至於湮沒廣文之用心可謂厚矣抑子有進者鄉飲酒之禮尙矣鄉官講約卽周禮屬民讀灋之意今旣久不行空略放其意而酌減其儀節以時行之於塾俾有所觀效又約凡往來於塾者衣冠端肅言行必擇如是百擣目染恍然知尊賢之可慕而禮節之不可失奇衰之可恥而荆罰之不可冒其能讀書爲士者於此始基或罷而爲農工商賈亦不至入於不肖則一閭里之塾而轉移風俗之幾在是矣記有之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而無暴亂之禍夫事固有作於數十年之前而效見於數十年之後者

雜箸甲下

四

廣文其有意乎廣文介海甯李善蘭茂才屬爲之記子老且病而胸中怍怍時有不得已於世者遂略言之若夫究其端緒則茂才其間之矣

養泉記

金陵冶城山朝天宮明建也咸豐三年燬於粵賊今用眾議卽其地改建郡學巴州廖君綸實總其事宮左舊有飛霞閣牆壁瑩潔僅存廖君少葺之以息司事閣北對雞鳴山自鍾阜迤而南遠近諸山咸見於其東面登眺者萃焉廖君又循閣下百步得廢井問之道士曰太乙泉也浚之泉甘而冽淪茗以供客咸曰美哉太乙何減甯甯虎以爲太乙之名用道家言百今將易爲儒宮

奚取於是夫井久廢而復用於世由廖君廖君之自號曰養泉請卽以名之孔子之傳易曰山下出泉蒙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與乎水而上水曰井井養而不窮也坎之爲卦陽得中以率二陰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其在蒙曰果行育德在井曰勞民勸相蓋君子之所以脩身卽其所以自養而其教民亦所以養民也苟在上者率此意以爲教師儒遵而行之俾民勿內於邪勿惑於異端悠謬之說其爲養也大矣夫坎水也水者人之所不可一日無教與養亦人之所不可一日廢也故記之俾飲是泉者顧名思義焉

顧尙之別傳

雜著甲下

五

國朝秣算之學陵越百代蓋自宣城梅氏始而同時吳江王氏亦能研究中西深涉窾奧其後學者各以心得著書自見然大都主於發明西法惟元和李氏解釋三統四分統天諸術用數之原及正負開方方程天元如積之術甘泉羅氏發揮四元演爲細草古法大昌而咸豐以來西人新術益入中國錢唐戴君煦海甯李君善蘭別以其術精求對數超出西人本法之上於是不特古法爲土苴卽西人舊術亦筌蹄矣吾友顧尙之氏曰積世積測積人積智秣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絀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爲

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有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烏乎真通人之論哉君名觀光字賓王尙之其別自號也世居金山以醫學行於鄉里爲善人君生未能言卽識字或呼壁閒字輒手指之百不爽每噉哭輒以此餌之能立後常持箸醮水畫之若作字者父教以讀書日夜輒數十行九歲畢五經四書學爲制舉文十三補學官弟子旋食餼三試鄉闈不售而祖父相繼沒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鄉錢氏多藏書恆往假恣讀之遂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秌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

雜箸甲下

異

抵隙而蒐補其未備如據周髀算經筮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爲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天本渾圓以視法變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中外衡以次環之皆爲借象而非真以平遠測天也開元占經魯秌積年於算不合君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千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秌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尙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秌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君以爲未盡強弱之微別立術以日法朔



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  
求惟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  
差求太陽盈縮梅氏詳說數術未明君讀明志乃知卽  
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  
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差則八綫對數小輪橢圓  
諸術皆可其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達九執秣而知回  
回泰西秣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月孛月藏  
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併名不同亦猶回秣  
之併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  
論婺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  
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

雜箸甲下

畧

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大  
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己見其根誤在高衝  
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會甚兩心實相距術繇  
而得數未塙君以前後兩設時求會甚實引徑得兩心  
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圓  
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  
爲正切君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  
正切綫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  
起算雖巧而降位尙遲君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卽理  
分中末綫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  
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卽得小分則連比

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乘差表  
可用弧度入算而不用弧背真數然猶慮其難記且仍  
不能無藉於表因又合兩法而用之則術愈簡而弧綫  
直綫相求之理始盡錢唐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  
餘綫術君以爲亦可通之切割二綫因補立其術西人  
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鯨重李  
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鯨且所得者皆  
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  
人算學啟蒙竝有新術而未盡其理君別爲變通以求  
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  
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

雜箸甲下

異

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君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  
綫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  
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  
譯西術如代數微分積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類此君  
於輿地訓詁六書音韻宋儒性理以至二氏術數之學  
皆能洞徹本末尤喜校訂古書綴緝其散佚嘗以馬氏  
繹史尙多漏略寫補眉上字如蠶子無空隙錢通判熙  
祚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以屬君君以治病不能專力  
舉文虎自代仍常佐校讐中多所商定別校刊素問靈  
樞用功尤深錢教諭熙輔輯藝海珠塵壬癸二集及刊  
重學錢縣丞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婁韓中書應陸刊

幾何原本後九卷君皆與參訂君視疾不以饋有無爲  
意性坦率貌黑而肥衣服樸陋不知者以爲村野人嘗  
有富人招君君徒步數里遇雨因跣足至門僕豎詰姓  
名告曰醫者也入則主人相視錯愕耳語以爲言顧先  
生來者診已定方伸紙疾書脈及病狀引據內經仲景  
洋洋千百言曰向所治皆誤今當如是主人乃改容爲  
禮具肩輿以送君大笑不受仍跣足歸本善飲酒然三  
四行卽偃醉固強之數十觴縱談忘告起矣咸豐間粵  
寇日逼人心惶然強以算理自遣十年遭母喪明年賊  
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匯聞旣而暫歸藏書多毀壞零  
落而次子澣爲賊虜驚憂不復出明年婦唐及季子源

雜著甲下

完

先後死慘悼成疾將終以所著書屬長子深曰求爾師  
爲我傳及李壬叔序之遂無它言卒年六十四深嘗從  
文虎游壬叔者李善蘭也深澣皆諸生當賊至時深獨  
挈君書逃浦江東得以免君所著曰算牘初續編凡二  
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笱  
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勇皆采自古書而分門  
隸之曰九數外錄則彙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綫平三  
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綫靜重學動重學流質  
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秭通攷則據占經所紀黃  
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攷證曰九執秭解曰回  
回秭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秭

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曰古韻則本休甯戴氏陰陽同入之說兼取顧江段孔諸家分爲二十二部雜以詩騷證其用韻之例上皆種別爲卷曰七國地理攷以七國爲綱隸諸小國於下而采輯古書實以今地名凡十卷曰國策編年攷求策文年次先後以篇目四散隸之始周貞定王元年訖秦始皇二十六年爲一卷曰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皆記其異文脫誤或采補逸文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帝王世紀皆所輯古人已佚之書其曰古書逸文者卽所以補馬氏釋史者也餘凡所校輯已刊入守山閣叢書及

雜著甲下

辛

指海者不復及以上皆君所手訂其身後深所搜括而文虎爲之別編者曰算臚餘彙曰雜箸凡若干篇君又據林億校注傷寒金匱謂今次非是別各編宋本目次於傷寒論審訂譌舛略采舊說閒下己意爲注未成書僅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嘗以學者讀禹貢不得其條理因爲之釋遠近爭傳寫之爲讀本然往往牽於俗見以意改竄失君本指別見文虎序中蓋君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爲然而算術爲最精夫後有作者君所未知不敢言若其既見則可謂集大成也已

論曰觀顧君之幼慧殆所謂生有自來者耶或者乃謂

以君之學籍不出諸生壽不及古稀宐若天靳之者烏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君所志者博大宏達綜貫天人亦既得之矣雖貴爲王侯壽如彭鏗何以易此彼委巷拘墟得失長短之見小人哉小人哉

唐端甫別傳

浙江有好學博文之君子曰唐仁壽端甫別自號鏡香世居海甯州年十四補諸生人以爲功名未可量顧不喜事制舉業讀書好古究極名理同學濮陽滂者才氣空一世與君言大折服之訂性命交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爲州學官博覽載籍實事求是君從之游益聚書求購宋元以來善本參校同異日不足繼以夜錢先生

雜著甲下

至

深契之同里管庭芬仁和羅以智宿儒也皆引爲忘年友君嗜酒敦交讀書暇集二三雅故飲酒論古或積然醉臥不知客之告去也用是以爲樂咸豐十年粵賊竄浙江君挈家航海遭大風舟幾覆避居浦江稍以醫術得酒會同治三年扶母柩歸宅已瓦礫依婦家莊以居無何婦又沒負影子立是時錢先生亦展轉避寇由浙東以至皖江常念君不得消息以語其次君今京卿應溥同治四年應溥奉錢先生喪回浙物色君乃偕至金陵言之今相國合肥李公佐烏程周侍御學濬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注本時文虎亦預書局始與君相識懽如故交六年春曾文正公自河南還金陵知史記

工未竟命文虎同校益與君相親乃重訂校例或如舊本或刪或改分卷互視遇所疑難反覆參訂既而合肥公議以金陵蘇杭武昌四局合刊二十四史君分校晉書南齊書又覆校續漢書志遂以史記札記屬之文虎後又與文虎同校史記集解本蓋相處九年同治十二年文虎以衰老辭歸君悵然不樂別之後書問往復歲率六七次遂以文虎所爲舒菴室隨筆授之梓氏君爲人淵默好深沈之思於古今人皆不有輕相埒和亦未嘗偏執私見以示異博觀約取務適於道詩文不多作作必有所見尤篤於行誼家故小康族戚朋友來告者皆能得其意所師應時良者詩人也老無子且窮甚

雜著甲下

五

君與濮陽滂爲營生壙又集其詩若干卷將壽之世其避難歸也家雖破猶有所存悉讓其弟同局德清戴望病篤以後事屬君君經紀其喪護之還浙烏乎然則好學博文又烏足以盡君哉君於醫有神解治沈疴往往奏效幼患痰喘當四時之交寒煖更變時則屢發發即不得坐臥輒自處方服之而愈愈卽縱飲無所忌其後服某官祕方白丸子病發漸稀光緒二年春君書來言邇者痼疾似已而精神反不如曩納穀尤少又言夏秋閒將回浙嫁女道松江視公文虎疑白丸子之弊復書誠之而止其繞道之勞其六月得劉君壽曾書則君死矣烏乎君以宿慧席祖父資得縱力學問而盤根錯節

卒困頓以死豈天者固不可測而人之窮達壽夭果不可以常理論邪君卒年四十八三女皆適士族一子嘉登隨侍書局自課之君沒後涇洪汝奎觀察畱嘉登行館從師讀君所作散佚嘉登將集之以存其槩觀察曰是必能繼父之志身乎端甫其不死矣

舒菽室雜箸甲編下終

雜箸甲下

三

